

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

陳葆真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王羲之（303-379）《快雪時晴帖》進入清宮之後，經過重裱，成為乾隆皇帝（1711-1799）最珍愛的書蹟之一。乾隆皇帝從乾隆十年（1745）之前到乾隆六十年（1795）之後，五十多年之間共在冊中書寫了七十多則題記。本文主要藉由詳讀乾隆皇帝的這些題記，結合相關史料，去探索乾隆皇帝的思想、生活行事、鑑藏態度、和書風變化等各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清高宗、乾隆皇帝、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前　　言

2008年秋冬之際，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了院中珍藏的「晉唐法書名跡特展」，殊為勝事。其中王羲之（303-379）的《快雪時晴帖》（圖1）首次全冊依序展列，使觀者得以縱覽其本幅及歷代各家之題跋和印章，特別有助於了解此帖之收藏及流傳經過。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本幅紙本，行書三行，共二十四字：「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幅後另行有「山陰張侯」四字；左下角有「君倩」二字；二者皆未詳何人。此帖經學者研究，大多認定是唐代（618-907）的雙鉤廓填摹本。¹ 雖則如此，但由於它真實地保存了原跡的面貌，可謂只下真跡一等，因此其寶貴可知。

此帖從南宋（1127-1279）以來，從收藏印和題跋資料可知其流傳有緒，這一點林雅傑和郭果六已在他們的文章中說明，在此不再重複。² 就冊中所見，元（1260-1368）、明（1368-1644）以來的題跋者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趙孟頫（1254-1322）、劉賡（1248-1328）、王穉登（1535-1612）、和文震亨（1585-1645）等人（共作十二則題記）；入清以來，則清高宗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5在位）的重要性又凌駕於上述諸人之上。他不但將此冊重裱，且加上御畫二幅、和多達七十四則題記（其中七十一則爲親筆；三則爲董誥，1740-1818，代書）。這些題記書寫的紀年，涵蓋五十多年：從乾隆十年（1745）之前開始到乾隆六十年（1795）他退位之後。期間少有間斷，除了乾隆十三年、十六年、二十三年、三十一年和三十四年（1748、1751、1758、1766、1769）等五年未見他的題記之外，他幾乎每年都在冊中書寫一則（或更多）的題記或詩作。換言之，他平均每年在冊上作1.48則題記。而當他晚年因眼花無法御題時，便命董誥代錄御詩三則。甚至在乾隆六十年（1795）他退位身爲太上皇之後，還沒忘記親自在冊中加上最後一則題記。

雖然相關文獻，如張照（1691-1745）和梁詩正（1697-1763）所編的《石渠寶笈初編》（1745、1747）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的《故宮書畫錄》（1965）中，都登錄了這件作品，但前者對於乾隆皇帝在冊中的題跋只錄他在乾隆十二年（1747）

1 參見林雅傑，〈三希堂與《快雪時晴帖》〉，收入許禮平編，《王羲之》，頁60-66。

2 林雅傑之文，見上註；郭果六之文見〈書聖法帖與帝王題識——試尋院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較早面貌並談乾隆皇帝的帖上題識〉。此項資料承蒙王崇齊同學提供，謹此致謝。

之前所作；³而後者對之則全都「略不錄」。⁴因此這七十四則的乾隆皇帝題記內容便鮮為人知，更罔論其書法全貌。幸而近年來有一些坊間出版社獲得國立故宮博物院同意，曾將此帖全冊依原頁序影印刊行，讀者因此可以詳閱其中細節，甚為難得。⁵近年來中外學界對清初盛世的歷史和文物研究熱烈，乾隆皇帝尤為其中重點。而乾隆皇帝在這冊中所作的長達五十多年的編年式題記，更是了解其思想、行事、書風至為重要的原始資料。因此，個人在本文中將詳細閱讀這些題記，並結合相關史料，解釋乾隆皇帝在何種時空情境下書寫這些題記，以及為何某些年份中沒有作題記；並且詮釋這些題記的內容、思想、生活行事、鑑藏態度、和書風變化等各方面的問題。期望藉此研究而能更具體地了解作為人君和書畫鑑藏家的乾隆皇帝。簡言之，本文的重點將藉由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的互動，來觀察他的生活行事、內心思想、與書風變化。在進入本議題之前，我們先看本件作品的流傳問題。

一、《快雪時晴帖》的流傳

王羲之所作《快雪時晴帖》在歷代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摹本，見於唐代以降的各家著錄中。現代學者林雅傑曾將這些相關著錄加以整理，如唐代褚遂良（596-658）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北宋的《宣和書譜》（約1120）、米芾（1051-1107）的《海岳題跋》、《寶章待訪錄》、《書史》、《寶晉英光集》；元代周密（1232-1298）的《雲煙過眼錄》；明代都穆（1458-1525）的《鐵網珊瑚》、詹景鳳的《東圖玄覽》（1567）、張丑（1577-1643）的《清河書畫舫》；清初卞永譽（1645-1712）的《式古堂書畫彙考》（1682）、孫岳頤（1639-1705）和王原祁（1642-1715）等人所編的《佩文齋書畫譜》（1708）、吳升（約1639-約1715）的《大觀錄》（1712）、和張照和梁詩正等編的《石渠寶笈初編》等等。⁶林雅傑根據冊上鈐印和題跋說明了本幅進入清宮前後的流傳

3 張照、梁詩正等編，《石渠寶笈初編》（1745-1747），冊上，頁457-459；冊下，1167-1170。又，關於此書之編成年代，一般雖都認為乾隆十年（1745），實則成書之後仍有續補，因其中發現所錄《快雪時晴帖》的御題中有乾隆十二年（1747）之題記。

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錄》，冊1，卷3，頁1-4。

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郭鳳翁，《瞻視國之重寶：王右軍〈快雪時晴帖〉墨迹冊》；許禮平主編，《王羲之》。

6 有關此帖從唐、宋到明、清時期的著錄資料，參見林雅傑，〈三希堂與《快雪時晴帖》〉，頁40-58。

史；他並根據文獻指出此帖曾在乾隆十二年（1747）產生過摹刻本，收入《三希堂法帖》的事實。同時他也簡述清代末年三希堂其他的兩件名蹟：王獻之（344-386）的《中秋帖》和王珣（350-401）的《伯遠帖》流落海外後重返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經過；以及獨有此帖隨國民政府來臺，儲放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史實。⁷

筆者參較林雅傑的研究成果、檢驗相關史料及本冊上的題跋和印記，輯列出著錄所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在南宋之前的一些摹本與流傳情形，以及臺北故宮本《快雪時晴帖》從南宋以來流傳的經過，略如以下所述：

（一）著錄所見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在南宋之前的一些摹本與流傳情形：

1. 東晉（317-420）王羲之作《快雪時晴帖》原本。
2. 唐（618-907）時原本經魏徵（580-643）、及褚遂良（596-658）及其後人收藏：
 - (1) 魏徵藏，傳其子孫（故有鄭公之印）→
 - (2) 褚遂良之孫（故有褚印）⁸→
3. 北宋（960-1127）時除原本外，又產生三、四件摹本，分別在蘇易簡（957-995）、米芾、王詵（1037-約1093）、及劉涇等人收藏中；其中一本後來進入宣和內府：
 - (1) 蘇易簡收藏原本（甲本）。根據這原本當時又曾另作兩個摹本（乙、丙本），共成甲、乙、丙三本，分予其三子收藏。
 - a. 其中甲本傳蘇舜欽（易簡孫，字子美，1008-1048）→蘇激（舜欽子）（上有蘇子美跋及國老押署）→米芾。米芾在宋哲宗紹聖三年（丙子，1046；米誤作丙申）時曾將之示翰林學士蔡公（故上鈐有翰林印）。
 - b. 後來王詵曾向米芾借觀此（甲）本。王詵剪去該卷後的子美跋及國

7 同上註，頁 60-66。

8 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 3 頁 6（四庫全書，冊 812，頁 142）中列有「王羲之草書《快雪時晴帖》六行」一則。但其行數為「六行」，與本冊所見之三行互有出入。二者是否指同一物？待查。

老押署；而將它們移接到他自己（或別人）新作的另一個摹本（丁本）；然後將原跡（甲本）還給米芾。米芾在紹聖四年（丁丑，1097；米誤作丁酉）作一長跋，記載了以上的事實。⁹具有米芾跋文的甲本於後來進入宣和內府時跋文皆被裁去。米芾之跋文後來獨自流傳，到明時進入韓太僕（存良）家。¹⁰

- (2) 劉涇（巨濟）易得一本，上無褚印（是否為蘇家摹本之一的乙、丙本，或王詵所摹的丁本，不得知）。¹¹

據米芾以上所記，可知在北宋時，此帖至少已有四本，即蘇家的甲、乙、丙三本和王晉卿所摹的丁本。其中一本（可能是米芾所藏，且附有自跋的甲本）進入了宣和內府（王穉登跋中所言《宣和書譜》錄之）。由於現有的臺北故宮本中並未見任何可察覺的宣和藏印，因此難以斷言它是否曾經進入宣和內府。

（二）臺北故宮本《快雪時晴帖》從南宋以來的流傳

由於臺北故宮本《快雪時晴帖》上載有南宋以來各代的印記和題跋資料，因此可以得知它從南宋以來的流傳情況，有如以下所列：

1. 南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紹興」印、「永興軍節度使」、「希世藏」……）→
2. 金（1115-1234）：金章宗（1168生，1189-1208在位）「明昌御覽印」→南宋：賈似道（?-1275）（「秋壑珍玩」印）→
3. 元：
 - (1) 張德謙→
 - (2) 張宴（「張氏珍玩」、「北燕張氏寶藏」印）……→
 - (3) 元內府（趙孟頫、劉賡、護都眷兒等人所作三跋）

⁹ 米芾，《寶晉英光集》，卷7，頁9（四庫全書，冊1116，頁133）；又見其《海岳題跋》，收入明毛晉輯，《津逮秘書》，卷1，頁4，內容較簡；又見其《寶章待訪錄》，卷1，頁5（四庫全書，冊813，頁53），內容更簡，僅記該卷當時在蘇激處。

¹⁰ 此事見本帖後王穉登跋文。

¹¹ 米芾，《書史》，卷1，頁5（四庫全書，冊813，頁29）。

(延祐五年，1318)¹²→

4. 明：

- (1) 朱希孝（1518-1574）→
- (2) 王穉登（1535-1612）：①重裝（萬曆甲辰，1604）；②題簽：「快雪時晴帖，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真蹟」（附今冊內本幅前）；③作跋（己酉，1609）；④借汪道會觀（己酉，1609）→
- (3) 吳廷（約活動於十六世紀後半～十七世紀前半）（「吳廷」印）→
- (4) 劉承禧（延伯，題：「天下法書第一，吾家法書第一」）→
- (5) 重歸吳廷（餘清齋主人跋）→
- (6) 文震亨（1585-1645）跋→

5. 清：

- (1) 馮銓（1595-1672）（馮銓之印）；¹³→馮源濟（銓之子）（馮源濟印）；馮源濟於康熙18年（1679）晉獻御覽→
- (2) 清聖祖康熙皇帝（1654生；1661-1722在位）（「懋勤殿鑑定章」）→乾隆皇帝：①重裝成冊；②鈐諸御寶；③加上御畫二幅；④御題七十四則；⑤清人書籤；⑥梁詩正題記；⑦張若靄畫雪梅）¹⁴→清仁宗嘉慶皇帝（1760生，1796-1820在位）（「嘉慶御覽之寶」）→宣統皇帝（溥儀；1906-1967）（「宣統御覽之寶」）→

6. 國立故宮博物院。

今將此冊進入清宮之前原有的本幅和題跋次序，和乾隆皇帝後來添上的御畫、御題、以及詞臣書畫的位置現狀，分別標示，列表如下，以見其進宮前後樣貌的變化：

12 詹景鳳，《詹氏玄覽編》，卷1，頁24。

13 吳升，《大觀錄》，卷1，頁21，頁16。其中記當時此帖已入天府。

14 乾隆時期兩次登錄此冊，分別見梁詩正、張照等，《石渠寶笈初編》，冊上，頁457-459；冊下，頁1167-1170。在後者登錄中可見乾隆十一年、十二年間的重裝，及新添的御畫、御題、及梁詩正題和張若靄畫等情形。又，林雅傑在其文中又說此冊前有董邦達畫雪景一事，並未見於《石渠寶笈》著錄及《故宮書畫錄》中。蓋董畫乃作於此冊外之套函上，而非作於本冊之前。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形制及題記現狀表

頁碼	原冊	○進宮前之狀 ●御筆書畫 △清人題記	乾隆皇帝題識之紀年與編號（乾）；總計御筆題識共七十一則；另外董誥代筆三則（董代）。
5	封面	●御筆題籤一（約1745）前。	乾10前-1
6-7	引首	●御筆題「神乎其技」四字（約1746）。	乾11-1
8-9	冊首	●御筆題詩五章（1746）。	乾11-2
10-11	前副葉 一	●御筆題識七則。	乾11-10（四識），乾18-2，乾18-3，乾18-4，乾20，乾30，乾32-1
12-13	前副葉 二	○明王穉登原籤（約1604）； ●御筆畫《雲林小景》（1746）； ●御筆題識五則； △清人書籤（約1748）。	乾11-3，乾24-1，乾25，乾32-2，乾33
14-15	本幅 對幅	○元趙孟頫跋（1318）； ●御筆題識八則。	乾10前-2，乾11-11，乾11-12，乾12-2，乾14-2，乾35-1，乾35-2，乾60後
16-17	後副葉 一	○元劉蕡跋（約1318）； ●御筆題識七則。	乾11-4，乾15-1，乾29，乾35-3，乾36，乾48，乾49
18-19	後副葉 二	○元護都督兒跋（1318）； ●御筆題識六則。	乾11-9，乾15-2，乾37，乾38，乾50，乾51
20-21	後副葉 三	○明劉承禧題； ●御筆畫《羲之觀鵝》； ●御筆題識八則。	乾11-6，乾11-7，乾14-1，乾21，乾39，乾40，乾52，乾53
22-23	後副葉 四	○明王穉登跋（1609）； ●御筆題識五則。	乾19，乾41，乾42，乾54，乾55
24-25	後副葉 五	○明王穉登跋（1609）續； ○明汪道會跋（約1609）； ●御筆題識八則。	乾11-9，乾12-1，乾24-2，乾24-3，乾43，乾44，乾56，乾57
26-27	後副葉 六	○明文震亨跋 （約1610-1622間）； ○明吳廷跋（1622）； ●御筆題識六則； △董誥代書（1793）一則。	乾18-1，乾26，乾27，乾45-1，乾45-2，乾58-1，乾58-2（董代）
28-29	後副葉 七	○明王穉登重裝記（1604）； ○明吳廷跋； ●御筆題識七則； △董誥代書二則 （1794-1795）。	乾11-5，乾17，乾22，乾28，乾46，乾47，乾59（董代），乾60-1（董代），乾60-2
30-31	後副葉 八	△梁詩正跋（約1746）。	
32-33	後副葉 九	●御筆「妙」字。 △張若靄畫並記（1746）。	乾11-13

如本冊所示，總計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在本幅之外有元人跋三則；明人跋記六則；清人畫三幅：包括乾隆皇帝御畫兩幅和張若靄畫一幅；清人題記七十六則，包括：清人書籤一則，乾隆皇帝御筆題識七十一則，董誥代筆三則，及梁詩正跋一則。關於乾隆皇帝的這些題記之佈列和內容等問題，郭果六先生已有專文〈書聖法帖與帝王題識〉加以討論。¹⁵個人覺得乾隆皇帝的這些題記，深具史料價值，值得再進一步詳加探討，因此謹將相關問題，論述如下。

二、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的互動

正如本冊各頁中所見，乾隆皇帝所寫的這七十一則和董誥代書的三則題記，文體包括詩文與評記，字數從一字到數百，長短不一。依其佈列狀況而言，其中的三十九則題記散佈於冊中各頁，並未依循年代排列，次序紊亂；而其他的三十五則題記則多依年代排列，規劃整齊。個人在仔細研究這些題記的年代、佈列方式、內容與書法風格之後，得知它們共同呈現了兩大階段的變化。這兩大階段大約可以乾隆三十年（1765）為界作為區分。而在這兩大階段之中，各自又可進一步切分為前、後兩期。換句話說，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題記的佈列方式、內容議題、和書法風格等三方面都一致地呈現了階段性的差異，整體反映了乾隆皇帝在不同階段中的生活行事、內在思想、與健康情形，因此特別值得注意。今將乾隆皇帝在這兩大階段中所作的題記之佈列方式、內容關注、與書法特色，配合上相關史實，互相對應，藉此期望能了解作為人君和藝術鑑藏者的乾隆皇帝其生活行事和內在思想。

（一）第一階段（乾隆十年前到二十九年，1745前-1764）

第一階段包括乾隆十年（乙丑，1745）之前到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也就是他三十五歲到五十四歲之間的二十年。在這期間他在冊中所作的題記共約三十九則。其中乾隆十三年（1748）、十六年（1751）、和二十三年（1758）沒有題記。從佈列的位置上來看，這些題記多屬興之所至，隨意題寫，其分佈雜亂無序，並未經過整體規劃。從書法上來看，則顯其用心。而依內容而言，又可以乾隆十八年（1753）的冬天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多言書藝，後期則重農事。以下我們先看這前、後兩期在上述幾方面中所呈現的特色。

¹⁵ 郭果六，〈書聖法帖與帝王題識——試尋院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較早面貌並談乾隆皇帝的帖上題識〉，頁 52-61。

1.前期（乾隆十年前到十八年，1745前-1753）

前期所作包括乾隆十年之前到乾隆十八年春所作，約二十五則題記和兩幅繪畫。此期的題記位置無序，從冊前題籤：「《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上上真蹟內府寶藏」（乾10前-1，頁5，圖2），到冊末題張若靄畫《雪梅》頁上的「妙」字（圖3）等，雖大都未依時間順序排列；但依著錄、多數題記的紀年、和書風上可以推斷他作這些題記的經過情形，略如以下所述。

乾隆十年（1745），他三十五歲。

在這之前他所書的題記應有兩則，包括上述的題籤：「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上上真蹟。內府寶藏。」等字，和他書於本幅左上側的「神」字（圖4）。因為這兩個題記皆見錄於乾隆十年成書的《石渠寶笈初編》養心殿著錄中，因此可知這二則題記書寫的年代應早於乾隆十年；而且他在題籤之前這套冊頁也早就重新裝裱完畢了。也因此他才能開始痛快地在此冊中隨意題寫。

乾隆十一年（1746），他三十六歲。題記共約十三則。

他從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的新年開始到同年冬至後三日為止，陸陸續續在此冊上題了七則記有年月的題記（乾11：11-2，11-3，11-5，11-6，11-9，11-10，11-13），和作了兩幅畫；並且又分別命梁詩正在冊後寫了一篇題記，張若靄畫一幅雪梅，及董邦達在此冊包袱套上畫了一幅雪景。此外有六則（乾11：11-1，11-4，11-7，11-8，11-11，11-12）並未紀年，不過個人依其書風及內容推斷它們極可能也是該年所書。

乾隆皇帝在此年中所作的兩幅圖畫和十三則題記並未依紀年時間先後順著頁序佈列。現在我們擇其大要，閱讀幾則重要題記，以明該年中他對此帖的態度。

（1）正月所作詩五章。

他在該年正月摹了此帖，並書詩五章，置於冊首。詩中的主要內容為：

錦囊樂毅久成煙，老子西昇只廓填。

獨有山陰雙逸士，尚攜海水歷桑田。

賺得蘭亭蕭翼能，無過玉匣伴昭陵。

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圖5）。

他在詩中說到王羲之的《樂毅論》、《老子西昇經》久已不在人間，存世的只有雙鉤廓填；而《蘭亭序》的真蹟也隨唐太宗（599生；626-649在位）之死而陪葬

昭陵；因此傳世的王羲之真蹟只有《快雪時晴帖》。而今此帖在他的收藏中，他依此便得以看到古代書聖一脈單傳的真面貌。由此可知，在他的認定中，《快雪時晴帖》是王羲之存世唯一的真蹟。所以他又在冊首用中楷書題了「神乎技矣」四字（圖6）。

(2) 新年期間作《仿倪瓈山水》。

大約同時，他在欣賞此帖之際，不禁技癢，於是在此冊的前副葉上畫了一幅《仿倪瓈山水》，並題：「乾隆丙寅，新正幾暇，因觀羲之《快雪時晴帖》，愛此側理，輒寫雲林大意」（圖7）。他素來愛好倪瓈（1301-1374）的山水，時常倣倪作疏林小景，一則因其簡易，一則因其清雅，所以有此一作。

(3) 將此帖放置在「三希堂」中。

二月上旬，他決定將此帖和王獻之（344-386）的《中秋帖》，及王珣（350-401）的《伯遠帖》一同貯放在養心殿西暖閣的溫室中，並題其額曰「三希堂」。為此他特別在此冊之末以行書六行記此盛事：

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為千古妙蹟，收入大內養心殿有年矣。予幾暇臨仿，不止數十百過，而愛玩未已。因合子敬《中秋》、元琳《伯遠》兩帖，貯之溫室中，額曰「三希堂」，以志希世神物，非尋常什襲可並云。

丙寅春二月上旬，御筆又識（圖8）。

在這前後，他曾觀賞了自己所藏錢選（約1239-1299）的《羲之觀鵝圖》（今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圖9），並在該幅上寫了一則題記：

誓摹高風有足多，獨推書聖卻云何；
行雲流水參神韻，筆陣傳來祇白鵝。

(4) 二月二十二日，作《羲之觀鵝圖》。

如上所述，他因欣賞錢選所作的《羲之觀鵝圖》，從而產生靈感，因此便於那年仲春下浣之二日（二月二十二日），在此帖本幅的後副葉上也仿錢選作了一幅《羲之觀鵝圖》，並在它的右上角題識：

左幅蘭紙光潤可愛，即效雪溪體補空。

仲春下浣之二日，長春書屋御識並書（圖10）。

這裡所說的長春書屋是他的書房。由於他早年隨父親雍親王胤禛（雍正皇帝，1678生，1722-1735在位）居圓明園時便住在「長春仙館」。後來雍正皇帝又曾賜

他別號為「長春居士」，因此日後他獨好「長春」二字，許多處的書屋多以「長春」為名，譬如在長春園、靜宜園、和避暑山莊等各地都有「長春書屋」。¹⁶此處所指的「長春書屋」應在養心殿內。

(5) 抄錄自題錢選畫上之詩於此冊中。

過後不久，他又在本圖右側重抄了原題在錢選《觀鵝圖》上的詩句，並記其事：

誓慕高風有足多，獨推書聖卻云何；
行雲流水參神韻，筆陣傳來祇白鵝。
近題錢選《觀鵝圖》之作。春日齋居清暇，
展閱此帖，輒復書之（圖11）。

(6) 題〈春雪和白居易韻〉於冊上。

該年閏三月，在清明節之前下了一場大雪。乾隆皇帝很高興那時節下大雪，還不致於傷害春麥生長，因此作〈春雪和白居易韻〉並書於冊上。其詩曰：

放勳命羲和，定時以閏月；今歲閏在春，二月不妨雪。
密雲連霄旦，庭樹疏陰歇；時而散冰花，時而灑瑤屑。……
被井乳欲酥，壓梅腰豈折；分茶漱芳潤，展帖挹清絕。
破臘懸望餘，素景慰心別；已疾氣昭蘇，宜麥月單閑。
白詩遣幾暇，事同異其說；……
農語有明徵，未至清明節。春雪和白居易韻。偶展右軍帖，
遂書冊上。乾隆御識（圖12）。

本題記雖未紀年，但據詩中所說「今歲閏在春，二月不妨雪」，可知是作於某一個有閏月的春天（一月至三月）。據陳垣（1880-1971）《二十史朔閏表》，得知乾隆十一年閏在三月。¹⁷由此可知此詩是作於該年二月。這則題記也見錄於《石渠寶笈初編》，而該書雖初成於乾隆十年，但其後又增補了乾隆十二年之前的資料。此外再依此則書法之結字修長，用筆尖細，線條起伏變化明顯等特色看起來，也類似該年之書法風格。依以上五項證據可以推斷這則題記應作於乾隆十一年的春天。

¹⁶ 乾隆皇帝以「長春」為名的書房至少有五處，參見其《御製詩三集》，卷61，頁29（四庫全書，冊1306，頁280）。

¹⁷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外十一種》，頁1238。

(7) 題舊詩句於冊上。

同年仲冬（農曆十一月），他在雪後去淑清苑，在那裡讀到他自己的舊作〈詠雪〉詩中有一句：「積素墜枝全作雨」，甚覺得意。因而他回宮之後便在此冊後副葉上追記上述的淑清苑詠雪舊句：

丙寅仲冬雪後過淑清苑，讀舊作「積素墜枝全作雨」之句，
歸展此帖，欣然有會，命筆書之（圖13）。

(8) 錄四首「用東坡聚星堂體並元韻」詩在冊前。

同年冬至後三日，他又在冊上題了四首「用東坡聚星堂體並元韻」的詩（略不錄）。¹⁸ 詩後記曰：

定興道中雪，用東坡〈聚星堂〉體並元韻四首。丙寅長至後三日。御筆（圖
14）。

所謂的「定興道中雪」，指的是那年稍早的九月，他第一次奉其母孝聖皇太后（1692-1777）到五臺山禮佛，在回程的路上遇大雪，景色清明，他一時興起，便用蘇軾（1036-1101）聚星堂體及原韻作了那四首詩。¹⁹

(9) 簡題一則。

他對此帖的欣賞態度如癡如醉，不能自己，因此又在此帖本幅之左題曰：

琳瑯球璧，世間所有。此帖乃稀世珍耳（圖15）。

這則題記雖無紀年，但從書法的工整特色上來看，約可推斷作於該年。

(10) 得意輒書，無拘次第。

在這時期他對此帖十分珍惜，而且時常逢雪展冊，不拘次第，隨興題記。他這種情不能已的心情和作為，在一則題記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他說：

右軍此帖，跋語俱佳，紙亦清瑩可玩。
朕題識數番，喜其與筆墨相和，愛不釋手。得意輒書，
無居次第也。乾隆偶記（圖16）。

¹⁸ 其中一首〈三疊擬聚星堂韻〉參見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36，頁21（四庫全書，冊1302，頁551）。

¹⁹ 關於他此次巡禮五臺山之事，參見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35，頁18-19（四庫全書，冊1302，頁537）；又，關於他在回程中仿蘇軾諸詩的情形，參見呂松穎，《清代乾隆御製詩詩意圖研究》，頁58-59。

這則題記的位置正在趙孟頫跋文的左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書法與上述諸詩及題記上所見相比之下，在結字上顯得較為方正規整，在用筆上顯見更多起伏頓挫，且起筆與收筆、及勾點更覺明朗精警，整體顯現了趙孟頫書法風格的特色。也就是說，他在書寫這則題記時，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趙孟頫書法風格的影響。

正如他的宣示，他此時在冊中作題記的態度是「得意輒書，無拘次第也」。也正是這種態度，因此他在這階段中所作的題記真的是散置各處，毫無次序。但依它們的紀年及書風特色，仍可尋繹出它們的軌跡。以下個人根據這些散佈的題記，依其年序加以輯紀，以見在這階段中他對待此帖的心情變化，並兼釋他的生活行事和内心關懷。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他三十七歲。題記二則：

(1) 一則作於嘉平（十二月）之望（十五日）：

丁卯嘉平之望，幾暇重展是卷，
適天際同雲密布，瑞葉頻飄。
對景揮毫，不覺為之一快。
用書冊尾，以志欣幸（圖17）。

有趣的是，在丁卯年十二月的這則題記中的「同」雲即是「彤」雲。他在此冊所有題記中，凡「彤」雲，都寫作「同」字。其中是否有他意或避諱，待查其因。

(2) 另一則題記無紀年月：

「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圖18），位在此帖本幅之右。

這則題記雖無紀年，但觀其「天」字的書法特色，結字呈等腰三角形；最上一橫的運筆顯示起筆時筆尖並未藏鋒，而是稍為向右上拉、再向下壓；「人」字的左撇右捺間的開闊弧度約呈六十度；捺筆先提高再向右斜下。這些在結組與筆法上的特色，正可見於上一則題記中「天」字的寫法。由此可以推斷這則短記很可能作於同一年。

乾隆十三年（1748）終年沒有任何題記。

以乾隆皇帝當時正熱衷於此冊且又勤於題記而言，這是十分奇特的事。但事出有因。原來在前一則題記（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二週之後，他遭逢了喪失皇七子永琮（1746-1747）的傷心事。永琮為他所鍾愛的孝賢皇后（1712-1748）所生的第二個嫡子。乾隆皇帝從登基之後便有立嫡為嗣的計劃，因此在乾隆元年

七月便密立孝賢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璉（1730-1738）為繼承人。但永璉在乾隆三年（1738）不幸早逝。²⁰乾隆皇帝遭受打擊之餘，便把希望寄託在永琮身上。但永琮又在乾隆十二年（1747）的十二月二十九日過世。²¹因此，他的立嫡計劃再度失敗，心情不悅。或許正因如此，所以他在前一則題記之後，便無心展玩此帖加以題詠。

更慘的是，乾隆十三年的三月，他最鍾愛的孝賢皇后在喪子之餘，體弱心傷，因此在隨他東巡山東的返京途中突然病逝。痛失所愛，使他幾乎精神崩潰。²²因此他縱使對雪也無心展冊題詠。這也是為何乾隆十三年開春之後一整年，甚至歷經乾隆十四年春天，都未見他在此冊中題詠的原因。一直要到乾隆十四年的冬天，他才又恢復了興致。這次，他不但題詠，而且還命人將他所臨縮的《快雪時晴帖》和《羲之觀鵝圖》刻在玉石上。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他三十九歲。那年他作了二則題記：

(1) 仲冬一則：

快雪時晴致稱佳妙。乃今田燭甫過，
天玉平鋪；彌月晶瑩，正與右軍斯帖相映發。
瓷盆水仙古梅始綻。展冊欣然有會。己巳仲冬，御筆（圖19）。

(2) 臘日一則：

己巳臘日，雪後乘興臨縮此帖一過。
命朱采刻於姚宗仁所製《玩鵝》玉器，亦一佳話也。
三希堂並識（圖20）。

由這則題記中得知，他在此之前已曾命姚宗仁在一件玉器上刻了《玩鵝圖》。關於那件《玩鵝圖》是否便是他在乾隆十一年所畫的《羲之觀鵝圖》仍有待查。總之，此時他又命朱采將他所縮臨的《快雪時晴帖》補刻在同一塊玉石上。關於這件事，他在次年的題記上又記了一次。

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他四十歲。那年他也作了兩則題記。

20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卷3，皇子傳，永璉小傳，頁22b-23a。

21 同上註，永琮小傳，頁23b。

22 關於乾隆皇帝和孝賢皇后，參見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頁89-150。

(1) 第一則作於新正：

雪霽亦云可，年前三白過；迷離融日影，景色護春和。
 冰筋垂簷細，銀花纈樹多；時晴臨縮本，玉枕較如何。
 庚午新正，雪晴有作。昨得漢玉石子，命工製為《羲之玩鵝》。
 曾縮臨是帖於上，故末句及之，並書於冊。御製（圖21）。

(2) 第二則為除夕前所作：

每對右軍此書，輒有成連海上之歎。
 況甘雪應時，情景適合，快何如之。
 庚午除夕前三日，齋次（圖22）。

詩中所言「成連海上之歎」，是引用了古代能樂者伯牙，由於受其老師成連引導，在蓬萊島上聆聽海浪衝擊岩洞所激發出的天音美樂而有感其奧妙，因此獲得彈琴訣竅的典故。此詩所說的就是他從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中感受到其書法的絕妙品質，因而十分快樂。又由這則題記中所說的「齋次」一詞，可知當他題記時，並不在「三希堂」中，而是住在紫禁城內的齋宮，應是依例為除夕的祭祀而先行齋居。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他四十一歲。該年沒有任何題記。

可能的原因是他在該年正月十三日便奉皇太后及攜新皇后烏拉納喇氏（1718-1766）及其他妃嬪、皇子、王公大臣、和扈從等人，第一次南巡，過了大約四個月後，直到五月四日才回京。²³由於那時他並未攜帶此冊同行，所以未見題記。

有趣的是，在該次南巡中，他仍然命人攜帶一些相關名畫，適時適地對景題詠。比如，他到了金山時，便取出文徵明（1470-1559）所作的《金山圖》，對景賞畫並在上面題上了自己所作的詩：

不到江天寺，安知空闊奇；攜將親證取，當境固如斯。
 辛未南巡，行笈中攜待詔此幀。二月既望，坐金山江閣因題。御筆²⁴（圖23）。

甚至稍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當他東巡山東，到了濟南時，看到鵲、華

²³ 關於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日期及繪畫研究，參見 Maxwell Hearn, "The Southern Tour Paintings,"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pp. 91-131.

²⁴ 關於文徵明的《金山圖》說明，參見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頁307。

二山的位置與記憶中趙畫《鵠華秋色圖》所見左右互異，因感困惑。爲了證實趙孟頫所畫與實景不符，於是命人從山東飛騎回宮，攜來該圖，在對證實景之後，便將趙孟頫的畫誤事實題在該圖畫卷上。²⁵

相對的，對於《快雪時晴帖》，自從乾隆十一年他將它放入「三希堂」之後，幾乎再也不讓它離開過那個地方，只除了少數幾次例外，縱使如此，也仍只限於宮中。如上述的乾隆十一年，有一次他帶此帖到養心殿的「長春書屋」中畫《羲之觀鵠》及作題記。又如上述他於除夕祭祀前齋居時，將它帶到齋宮中展賞題詠。這樣的情形後面還有幾次。但除了這兩處外，可說此帖在乾隆時期從未離開過「三希堂」，或紫禁城，更別說是隨著他到處旅行了。因此本冊可謂是真正的鎮堂之寶。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四十二歲。題記一則：

壬申祈穀，齋日適得甘雪。越二日，詣齋宮，又值快晴。

南牕暄景，展卷欣然，命筆記之（圖24）。

此處提到的「祈穀」是一項重要的祭祀。依清代禮制的規定，皇帝每年在正月最先遇到的「辛」日那天必須到天壇祈穀；而祈穀之前三日必先居紫禁城內的齋宮齋戒；到了祭祀前一日則移居到天壇的齋宮，以備次日致祭。²⁶這則題記應是那年春天祈穀日之後所寫；而所記的便是那一年祈穀之前得雪的情形。又，三希堂位在養心殿西暖閣面南。因此這裡所說的「南窗」應是指「三希堂」的「南窗」而言。類似的行事又見於次年所記。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他四十三歲。題記四則，其中三則是在正月初所作的。

(1) 第一則作於正月二日：

癸酉新正二日，瑞雪霏春。

自午初迄於詰朝，纊紛玉墀，委積鴛瓦。

去冬三白，未及盈尺。得此為之暢然滿志。

適以祈穀致齋，靜對名蹟，命筆記之。御識（圖25）。

由題記中又可知，那時他又因祈穀致齋，靜對名蹟而作記。這樣的情形常常出現在冊中他日後所寫的多則題記中，因此可以看作是他與此帖互動的一種模式，也

25 關於趙孟頫的《鵠華秋色圖》資料，參見張照、梁詩正編，《石渠寶笈初編》，頁998-1000；其後乾隆皇帝曾在該卷上共作過題記四則，但《石渠寶笈》諸篇皆未錄。

26 乾隆皇帝的詩中常記此事，例見其《御製詩五集》，卷70，頁11（四庫全書，冊1311，頁22）。

反映他對待此帖的態度：那便是以一種齋戒般清淨虔誠的心情來面對這件珍貴的名蹟。

(2) 第二則作於正月三日。因那次的瑞雪豐沛，連積數日未消；他在宮中登延春閣賞雪，心情平和，而作詩記事：

瑞英既委積……

吾將事祈農。癸酉正月三日，雪後登延春閣賞雪眺望之作。

次日齋居，復展是冊，爰書於此（圖26）。

(3) 第三則記於正月四日：

時晴快雪對時晴，真者當前恍惕生；展潤縮臨皆自我，蘭亭何必擅前旌。

蘭亭摹者大小不一，真草亦殊。快雪獨無聞焉。曩縮臨蠅頭本，刻於天然玉子。茲於雪後御齋宮，展潤臨之。因題一絕。癸酉新正四日。御筆（圖27）。

在這則題記中，他明言在齋宮對臨《快雪時晴帖》之事，且又再次提到乾隆十四年（1749），他曾命朱采將他所作的此帖縮臨本刻在姚宗仁所刻的《玩鵝圖》玉石上的舊事（圖20）。

值得注意的是，就內容而言，從以上所見乾隆十一年到十八年正月所作的這些題記中，乾隆皇帝的主要關注多偏於記詠《快雪時晴帖》書法的精妙、其作為存世王書真蹟的可貴、和他一面欣賞雪景一面臨寫此帖的愉悅心情等等。雖然他偶而也在題記中說到下雪對農事的好處，但這並非是他在此期中最關切的議題。可是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的十二月之後，他的關注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改變。這種從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他所寫的題記開始，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冬至為止，他在此冊諸多題記中所顯露的主題已明顯轉向記詠雪景和對農事的關心；對於此帖的書法之事已幾乎不再提起。

2. 後期（乾隆十八年末到二十九年，1753-1764）

後期所作包括乾隆十八年末到乾隆二十九年末的十一年之間所作，共十四則題記。

乾隆十八年（1753），他四十三歲。題記一則：

甘雪剛逢臘，農祥早先春；散為花是喜，積作玉餘津。

展帖香生古，烹茶句得新；更希盈尺記，近遠布膏均。

癸酉臘月二日，雪中展閱此帖，因書（圖28）。

他在以上詩中記載了該年十二月得雪。因春前得雪有利於農事，所以他說「農祥早先春」。他由所見雪花心喜，而更希望雪下盈尺，得使遠近農田共沾潤澤，所以說「更希盈尺記，近遠布膏均。」

乾隆十九年（1754），他四十四歲。題記一則。

該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後，又再降雪。他因此更高興地在燕九日（正月十九日）如此寫道：

去臘及今歲，春前優霑三白。燈夕後復降甘雪。快慰良深。

同一雪也，予之快在農田，與昔賢之臨池揮翰者快同，而所以快者異矣。

甲戌燕九日對雪展帖，因題（圖29）。

在其中，他很清楚地表示他在寫這則題記時，所感到的快樂與從前的賢者題筆書寫時的樂趣相同；但他們之所以快樂的原因並不相同：他自己是因知道下雪有利於農田而快樂；但一般賢達之士是因為創作書法、或書寫文章而快樂，因此二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以此，他強調了自己身為國君，時時關心民謨的責任意識與道德情操。此後，他對下雪一事所聯想與關注的問題，已不再是《快雪時晴帖》的書法之美，而是關乎國濟民生的農業利弊情形了。比如他常在題記中表示：初冬十月到次年正月間所下的雪有利於農田，因此值得欣喜；但二月以後所下的晚雪，便會因為那時春麥已出芽，遇雪將會凍傷而影響收成，因此是令人擔憂的。這種看法正如以下兩則所記。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他四十四歲。題記一則。

他在正月二十七日所題的，是為春雪及時而心寬：

澤華紛撲復攢團，密勢濃陰釀峭寒；

望過三冬猶訝夢，校來五寸得差安。

方圓圭璧皆如意，次第園林頓改觀，

況是紐芽遲麥隴，及時心為扈農寬。

乙亥正月二十七日，對雪並書（圖30）。

但在次年的題記中，則見他曾為晚雪凝凍，有傷麥芽之事而擔憂。幸而日出雪融，他才轉憂為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他四十六歲。題記一則：

候寒惟北方，二月雪猶常；
終恐遇凝凍，其如茲載陽。
一時玉融白，萬戶襯披黃；
後樂樂何有？先憂憂未央。

丙子二月七日雪晴一律，書以志快，且紀歲時。御筆（圖31）。

類似心情常見於此後他在冊中所作的題記和詩作中，越到晚年越如此。簡言之，他的關注已由書法藝術轉向了農情民生，從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六十年（1795）均是如此，詳如以下所見。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他四十七歲。題記一則。

冬至前下雪；他如此寫道：

問夜同（彤）雲布，詰晨密雪披；
祥徵子月朔，信速十朝期。
玉海得真趣，天山繫遠思；
上林紛可望，花滿萬年枝。
丁丑仲冬之朔，冬至前十日也。甘雪應時，
賦此志喜。即書冊尾，以紀歲月。御筆（圖32）。

冬至前下雪為應時，因此，他十分高興而賦詩作記。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他四十八歲。無題記。

由於該年終年無雪，所以冊中不見他的任何題詠，但無雪一事必令他十分憂心。因此次年遇雪時他不禁欣喜十分，因而連寫了三則題記，其中一則談到乾隆二十三年北京地區無雪的事實。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他四十九歲。題記三則。

(1) 第一則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仲春二月：

入春甘雪頻露，繼以知時好雨，土膏含潤。茲因耕耤還宮，
憑覽增快。明窗展玩，書之以志劭農。己卯仲春杪。御識（圖33）。

此處所言「耕耤還宮」是指他依禮制，每年仲春二月必需到先農壇行耕耤禮之

事。²⁷

(2) 第二則作於同年十一月（仲冬）：

連朝蘊釀雲鋪厚，半夜霏微霰集來；
雞樹曉增寒滄滄，鴛樓陰積白皚皚。
田將前度添餘潤，澤較去年霑兩迴；
發粟出裘寧待此，披襟惟是暢吟裁。
己卯十一月十四日，時玉霏霰。計今冬已雨露甘澤，
即事成吟，書冊志快（圖34）。

(3) 同年臘月（十二月）他又作了第三則，其中說明了前一年（乾隆二十三年）無雪的事實，以及他為當年三次得雪可以「滋宿麥，且靖遺蝗」的喜悅之情：

去歲三冬無雪，今年小春及長至月，再集祥霰，
殷懷既慰。茲於春前七日，甘雪復零。表瑞兆豐，
正符三白滋宿麥而靖遺蝗。臘鼓聲中農歌志慶，致足快也。
幾餘展冊，因題數語識之。己卯臘月十一日。御筆（圖35）。

自乾隆十八年冬天之後，乾隆皇帝每年都懷著同樣見下雪思農事的心情，在此冊中書寫題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後所作題記的佈列位置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那便是較具系統性地規劃。而這種轉變正發生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二十九年（1764）之間。正如以上所見，在此之前他所作的題記都是隨興之所至，位置錯落地散佈在冊中每頁的上下左右，既沒條理也無佈局，就像他自己那時的表白：「得意輒書，無拘次第也」；因此，整體上看來，可說是雜亂無章。但從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他五十一歲）開始，可能由於全冊的每頁上到處已寫滿了他的題記，再也找不到合適的空白處讓他盡量發揮，所以此後他才稍微收斂一點，在寫題記時才漸漸注意到順著年序和頁序前後，而在位置上約略有了大致上的規劃；雖然有時仍不免有脫序現象，但那只是少數的例外而已。從乾隆二十六年到二十九年間他所作的五則題記當中，有三、四則都依年序前後，有秩序地出現在前後副頁的裱綾上端；而只有第一則和第五則脫序，正如以下所見。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他五十歲。題記一則：

27 相關圖例，見清人畫《雍正皇帝耕耤圖》（巴黎，集美博物館藏）；又有關《雍正皇帝祭先農壇圖》，見 Jessica Rawson et. al.,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pp.126-127。

同（彤）雲過午落瓊花，歷夕侵宵勢更加；
 澤繼三朝敷渥足，春先十日兆和嘉。
 裝梅宮植舒梅萼，利麥盆籩潤麥芽；
 殿瑞啟祥真大吉，慰餘益慎敢矜誇。
 今冬雖得雪稍遲，而臘後春前再霑時玉。
 輒成復雪一律，並書是冊志快。庚辰小除夕。御筆（圖36）。

他在此詩中記述了那年在臘後春前曾下過幾場雪的事實。由於早雪既舒梅萼，又潤麥芽，為此他十分欣喜。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他五十一歲。題記一則：

秋霖餘潤無資雪，冬麥含盟有雪宣；
 問夜天衣稱靄靄，侵晨玉葉益綏綏。
 臘前應節祥堪卜，望外遙霑喜可知；
 昨已傳宣幸瓊島，瑤林生面一探奇。
 辛巳嘉平七日，瑞霑竟日，盈尺兆豐，
 賦此以志農慶。披冊命筆，用適幾餘清快。御筆（圖37）。

他在此詩中記載該年十二月（嘉平月）七日，大雪盈尺，有利農事；因此他心情極好，而命人準備到北海瓊華島上去遊覽雪景。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他五十二歲。題記一則：

夜問高空起凍雲，侵晨瑞葉佈縈紛；
 本非渴望逢尤幸，即得信靄僉共欣。
 滂配早占隴麥護，橫園以助盎梅芬；
 寒增遑避徒杠誚，賑粥施衣且盡勤。
 壬午長至前三日，得雪有述，書之以誌時。御筆（圖38）。

詩中記冬至之前得雪。雖然該年他並未十分渴望下雪；但既下雪也很歡欣。不過由於天氣極為寒冷，因此他較關心的是去賑粥施衣，所以說「寒增遑避徒杠誚，賑粥施衣且盡勤。」在此，他顯然有意強調他關心民謨的一面。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他五十三歲。題記一則：

徹夜雲同（彤）色，侵晨雪舞翩；
 敢輕言慰矣，惟益冀霑焉。

竟至連申後，猶欣值臘前；
心因滋渴望，可以命吟篇。
癸未臘前一日，盈尺兆豐。輒成
一律，雪窗展冊，書以誌時。御筆（圖39）。

詩中所記的是該年臘前下雪，盈尺兆豐。他在望雪得雪、欣喜之餘而吟詠成篇。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五十四歲。所書一則為：

入冬雖盼六花舒，又慮無厭曷望予；
甘澤那辭預霑也，碩苗真是莫知如。
灑金猶在一陽節，積地已將三寸餘；
穀稔復斯欣卜麥，怵思美善若何居。
甲申臘前二日，甘雪應時，麥收可卜，輒成一律述志。
展冊書之，用紀慶慰。御筆（圖40）。

詩中記載了那年臘前二日得雪三寸有餘。他因甘雪應時，麥收可卜，慶慰之餘，展冊題識。這則題記又脫序地出現在後副頁元人劉賡跋語的下方。

以上所見為他在第一階段（乾隆十年之前到二十九年中所作的）三十九則題記。從形式上來看，這些題記的文體包括劄記與詩記兩種。它們的篇幅大小與字數長短不一；位置也零亂無序，缺乏整體的規劃。而且並非每則題記皆有紀年；縱有紀年，也不依年序排列，因此一片錯雜混亂。

而依所關注的議題而言，這些題記又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乾隆十年到乾隆十八年，1746-1753）的議題中多偏重書法藝術。比如：他肯定《快雪時晴帖》的珍貴；他常臨摹該帖；以及他如何將它珍藏在「三希堂」中；還有他如何命人將他的縮臨本和《王羲之觀鵝圖》刻於漢白玉版上的事實。後期（乾隆十八年冬到乾隆二十九年，1753-1764）的議題則多記載他因臘前下雪有利於農田與麥收而欣喜的心情。

再從書法的特色上來看，乾隆皇帝在這階段中的題記，正值他三十五歲到五十四歲之間的青壯時期，身體健壯，體力充沛，目力精準，腕臂靈活，且興緻高昂；加上他寶愛此帖，因此他的題記書法呈現精緻用心，絲毫不苟的作風。他好用新筆，不論蠅頭小楷或小行書都用心書寫，尖筆出鋒，銳勁十足，極具精神。他在

這階段中所展現的書風，大致上可歸為兩類：行書多學王羲之，特別是此帖；而小楷則受趙孟頫的影響。由於他曾臨摹此帖不下百遍，因此許多字在結字用筆方面都學此帖風格，而且相當入神。最明顯的是他的行書標籤「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圖2）中的「羲」、「之」、「快」、「雪」、「晴」等字，不論在字形上、結構上、和用筆上都取法於原帖的風格；其特點是字型瘦長，結字稍向右上方傾斜，偶有連筆等。但可能由於他喜用新筆，加上他在運筆時力道不夠沉穩，因此筆劃無法如原帖所見那般厚實和內斂，故而整體上顯得較為銳利，可謂形式有餘，韻味不足。但無論如何，他在這階段中常見的「雪」、「晴」兩字，不論結字與筆劃，都肖似原作，在在反映了他臨摹此帖的效果。

另外，他的多則小楷書法也曾受到趙孟頫書風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他鄰近趙孟頫題跋的那則題記（圖16）。其中那種結字較為方正，布白勻稱，字距上下緊、左右鬆、筆劃銳勁開展，勾點緊勁有力等特色，較其他題記更具精神，也顯見他學趙書的用心。同樣的情形又可見於他作於乾隆十八年（1753）的幾則小行楷（圖26、圖27、圖28）；以及乾隆二十年（1755）的題記（圖30）中也顯示了這種特色。

但大約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開始，到二十九年（1764）之間，他題記（圖36、圖40）上的書法漸漸呈現變化：由先前的結構精緊，轉為鬆弛；布局也不似先前嚴謹；筆劃也漸失原來的勁挺。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之後，他的題記書法也因體力和眼力的漸衰，而呈現江河日下的情況。這種現象明顯可見於他在此冊中第二階段所寫的題記。

（二）第二階段（乾隆三十年到六十年後，1765-1795後）

第二階段涵蓋了乾隆三十年到乾隆六十年他退居太上皇之後所書。在這長達三十多年的時期中，乾隆皇帝幾乎沒有間斷地，每年在冊中至少書寫一則以上的題記，總數共計三十五則。其中例外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和三十四年（1769）都沒有題識；而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十九年（1794）、與六十年（1795），他因眼睛老花無法精準聚焦，所以每年都命董誥代書他的一則詩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階段中所寫的這些題記，它們的佈列位置明顯異於第一階段中所見的那種雜亂無章的現象，而是經過精心的規劃，因此次序井然。大致上，在第二階段中所寫的每則題記多書於另外一張紙上，然後再依年序貼裱在本幅前、後

副頁的裱綾上端或兩側。依它們的位置來看，這個階段中的乾隆皇帝題記又可分為前期與後期。

前期包括乾隆三十年（1765，他五十五歲）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七十二歲）的十八年之間所作的十九則題記；其中除了一則之外，都依年序出現在冊頁的裱綾上端。後期包括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七十三歲）到乾隆六十年（1795，他八十五歲）之間所作的十五則題記（包括董誥代書的三則），和他退居太上皇之後所寫的一則，共有十六則。其中的十四則都書寫於另紙之後，再依年序貼裱於冊頁裱綾的兩側。另外，有兩則例外，包括他約作於乾隆六十年和太上皇時期的二則，內容簡短，而且又因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所以又脫序地隨意散置在冊頁內的空白處。

再就內容而言，這些題記的主旨也多如以往所見：多屬關心下雪與農情，不再說到書法藝術。而從書法特色方面來看，他在這階段中所作的題記可能是因寫在另紙上，因此較不受拘束，所以字形較大且可以輕鬆發揮。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十多年中他因年事日高，體力漸衰，且目力漸差，又不肯戴眼鏡，因此書法品質每況愈下：不論結字、運筆、和布局都明顯可見它們年復一年江河日下的現象。以下擇要簡述他在這階段的前、後兩個時期中所作的題記內容和書法特色，並兼述他的相關生活行事與中心思想，以助使我們對他作較全面的了解。

1. 前期（乾隆三十年到四十七年，1765-1782）

此期包含乾隆三十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的十八年間；其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和三十四年（1769）兩年無題記，其餘每年所書共有十九則。就位置而言，這十九則之中只有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寫的一則短記，出現在一開冊頁的內部，而其餘各則都規律地寫在另紙上，再貼裱在各頁裱綾的上端。其個別內容如下所見。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他五十五歲。題記一則：

夜間璇宵密霰霏，凌晨大作六花飛；
未經渴望叨佳澤，早見優霑報近畿。
一色玉封金瓦厚，幾層珠綴綉櫳輝；
麥田又兆明年喜，益切持盈勵慎微。
乙酉十月廿八日，祥雲應候，盈尺告豐，致足喜也。
既成斯什，仍展快雪帖，書以識之。御筆（圖41）。

是年十月廿八日，早雪在他未曾渴盼中紛紛降下，量足告豐，有利麥田，讓他十分欣喜，以為天恩澤霑。但他在歡喜之餘仍不忘告誡自己要持盈保泰，勤政慎微。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7），他五十六歲。無題記。

該年近畿地區可能終年無雪（如乾隆二十三年之情形），因此不見他任何因雪而作之題記。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他五十七歲。題記二則。

(1) 其一為上元後二日所作之詩，二月初再題於冊上：

自辰還至未，既密亦時疏；

即之皚皚矣，灑灑奕奕如。

雙眸望無負，三寸積乃餘，

始慰籌農願，園林景起予。

冬春以來，望雪甚殷。上元後二日，飛霰先零。

入夕，密霰連旦。次日復得雪三寸。因成此律。

還宮展冊，書之以識時日。丁亥二月朔。御筆（圖42）。

在此則題記中，乾隆皇帝說「冬春以來，望雪甚殷」，可證去年（乾隆三十一年）一直到年底都無雪；甚至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新春還未曾下雪，所以他盼雪極切。幸好元宵後，得雪三寸，才令他稍微放心。那時他應如往年一般，在宮中過完年後便回到圓明園中。在園中見下雪，他十分高興地寫下了這首詩。到了二月初他「回宮展冊」，才將此詩抄錄於冊中。由此再次可證他一直將《快雪時晴帖》存放在「三希堂」中，並未曾隨他遷往任何行宮，如圓明園、避暑山莊、和靜寄山莊等處；也未曾攜帶它到各地巡狩。偶有例外是曾有幾次，當他因準備祭祀而住在紫禁城內的齋宮時，或值下雪，或因快雪時晴，他便喜而在冊上題詩作記（已如上述）。總之，終其一生，他從未曾將《快雪時晴帖》帶離開過紫禁城。

(2) 其二為同年仲冬（十一月）之作：

中宵雲勢報濃稠，達旦灑灑雨雪浮；

弗啻先春更先臘，誠欣惟渥亦惟優。

簷留瓦白鋪重厚，砌掩磚青掃未休；

綏屢後逢占麥稔，敬承何以勵吾脩。

盼雪正殷而時霰再佈，復成一律，書冊以識豐占。

丁亥仲冬晦日。御筆（圖43）。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他五十八歲。題記一則：

入冬已兩月，落雪忽通霄；
幸值三寸積，慚稱六幕調。
麥舞含臘潤，疾病以時消；
清曉出聽政，慰心同百僚。
戊子十一月晦日，祥雲竟夜，迎臘應時，
記勝之占，此其初驗。曉成一律，
書冊志慰。御筆（圖44）。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他五十九歲。那年似乎終年無雪，所以未見他對雪題詠。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他六十歲。題記二則。

(1) 其一為新年正月初三日所作：

連朝蘊釀密雲垂，侵曉灑灑遂需施；
節未立春猶是臘，兆符元旦正宜時。
重樓十二皆皴玉，世界三千皆被釐；
拈筆欲吟還自問，似茲何以答天禧。
庚寅新正三日，密雪優霑，春前兆瑞，
因成什，書冊志慰。御筆（圖45）。

因該年元旦尚未立春，所以他將之當作臘月時節，而言「節未立春猶是臘」。可能由於前年終年無雪，因此他盼雪殷切。而對這場新年期間的大雪，他特別高興，也特別感謝天恩，所以說「拈筆欲吟還自問，似茲何以答天禧」。

(2) 其二為同年小春（十月）之作：

前日狂風昨日陰，問宵其雪尚難諱；
詢安剛喜霰練集，敕政遂看花片侵。
闔闔有煙還跌蕩，樓臺無處不深沉；
未曾渴望霑優澤，益切冰競舞（？）照臨。
廻鑾次日問安。適遇祥雲，時尚未盼雪。
詩成，書以志快。庚寅小春上澣。御筆（圖46）。

其中所記的「小春」便是十月。但「廻鑾次日問安」卻又指何事？為明瞭這則題記的背景實況，在此先簡述乾隆皇帝的年中行事。

按乾隆皇帝侍母至孝，奉養太后無微不至。每凡居處、出入、與巡狩，多奉之同行。母子二人與扈從除巡狩外，都隨季節變化，在每年不同的時間，居住在不同的地區，從事不同的活動。約略而言，二人固定的住處有三：一為紫禁城（太后住慈寧宮；皇帝住養心殿）。二為郊外園居（太后住暢春園；皇帝住圓明園）。三為避暑山莊（太后住松鶴齋；皇帝住煙波致爽殿）。他們每年隨季節而一同遷移。大致上，從每年冬至之前，到隔年新春之間，他們都住在紫禁城內，以方便從事各項祭祀活動。

在宮中期間，乾隆皇帝多間隔一、兩日必親自到皇太后處問安。他們在宮中過除夕和新年。通常在正月四、五日左右便一同移駕到圓明園過元宵燈節。節後太后回暢春園，皇帝留居圓明園，直到夏天。這期間乾隆皇帝除了處理政務、每月逢五御門聽政外，還必須親自主持各項重要的例行祭典。這些重要的祭典都依禮制，擇定日期進行，比如：正月中，雍和宮瞻禮；上辛日，天壇祈穀；戊日，祭社稷壇。二月（仲春），先農壇耕耤禮；丁日，祭孔；親臨經筵；朔日，坤寧宮大祭月神。三月，清明節，赴東陵或西陵謁祖陵。四月（孟夏），癸日，天壇常雩禮。六月（夏至），北郊澤壇等等大事。也就是說，他雖然住在圓明園，但每逢上述例行公事之前，他必須親自從圓明園返回宮中執行。但不論他住在何處，他總是殷勤地每隔數日就往暢春園向太后請安。

一般而言，通常在七月立秋之後，乾隆皇帝和皇太后便與眷屬、官員、扈從等大隊人馬一同前往避暑山莊。除非遇到乾隆皇帝的整壽，必須留在宮中接受慶賀外，他們通常在山莊慶祝乾隆皇帝的生日（八月十三日）和過中秋節。節後（八月十六日），乾隆皇帝一行人便前往木蘭秋獮，為期約二十多天左右，然後再回山莊。直到重陽節前後，皇帝才奉太后返回暢春園，而自己則回宮處理政務。一直到十一月冬至之前，才迎太后返回慈寧宮以準備慶賀她的生日（冬至之後）。而他則必在冬至當日到天壇祭天，和除夕當日在宮中的奉先殿祭祖。

以上所述為乾隆皇帝與皇太后每年例行活動的大概情形。雖然他們在上述三地居處的遷移日期常會因各種理由而小有變動，但大致上皆如上述的活動模式。²⁸ 不

28 以上有關於乾隆皇帝的各種年中行事情形，為個人從他所作眾多的御製詩及注文中輯得。

過，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於正值乾隆皇帝過六十正壽，他在生日（八月十三日）當天必得留在京師慶祝，所以當年比往常晚發到避暑山莊；加上當年天氣特別暖和，因此他們留在山莊一直到十月才回京。²⁹ 這便是這則題記中所說的「小春」和「廻鑾」之事。

（3）第三則題記作於同年的臘月：

孟冬霑厚澤，兩月隔雲遙；
祈歲吾惟切，望雲心已焦。
濃陰五更起，侵曉六霽飄；
遂見紛飛密，旋成委積饒。
先春真是臘，凝凍未全消；
過午晴曠晃，欣餘惜轉招。
庚午嘉平既望，祥花密霏，自晨達午，喜其尚在臘中。
成句書冊。御筆（圖47）。

由此詩中得知，該年從孟冬（十一月）下了早雪，之後就未再下雪；因此他便開始盼雪。一直到了嘉平既望（十二月十五日）以後才得雪。因為那時還在臘月中，下雪及時，有利農田，所以他欣喜書句。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他六十一歲。題記一則：

申末天衣布，亥初瑞葉舒；
繼飄旋繼大，時疾復時徐。
問徹五更夜，知霑三寸餘；
明當詣壇宿，憑輦慶何如。
辛卯長至前，齋宮夜雪作，書此以識。御筆（圖48）。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每年冬至必需到天壇祭天。祭前三日必得先住在紫禁城內的齋宮中開始齋戒；而後在祭前一日才移到天壇的齋宮居住，以備次日的冬至當天行祭祀禮。由這則題記中可知該年乾隆皇帝依制在冬至前住在禁城內的齋宮中，³⁰ 值夜雪而作此詩記；而且在詩中言明他次日將赴天壇的齋宮居住：「明當詣壇宿」之事。在冬至祭祀前得雪，他認為是天降恩澤，也是特別值得慶賀的事，所以他說「憑輦慶何如」。

29 此事記載於他的《御製詩三集》，卷92，頁27-28（四庫全書，冊1306，頁779-780）。

30 乾隆皇帝在他的《清高宗御製詩集》中常記載他冬至祭天前齋居作詩之事。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他六十二歲。題記一則：

夜醒問軍報，卻稱雲密鋪；
三更遂飄落，五鼓罷紛敷。
晨接二寸春，節先十日符；
晴雖弗致惜，致惜那能無。
壬辰小春十有八日，夜雪成什。明窓積霽映素，
展冊怡然。御筆（圖49）。

詩中爲何言：「夜醒問軍報」？可知當時必然軍事甚急，令他掛心得夜半醒來便問軍情。此處的軍情指的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之間清廷派兵攻打雲南小金川的戰事。³¹ 此時戰事正在進行中，所以他心中相當焦慮，而有此詩句。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他六十三歲。他題的是：

入晚復飄雪，連晨密間疏；
看將盈二寸，未足樂三餘。
澤也目因潤，惜哉心那舒。
不知足爲過，觀過或知予。
癸巳仲冬二日雪，成什。
積素雖未足慰懷，書冊聊以紀候。御筆（圖50）。

該年仲冬（十一月）二日，那次下雪只二寸多，未及三寸，因此他心中感到十分惋惜而不能舒展。可是他又警覺到：不知足是一種過失；而他在反省之後，也知道自己有這種毛病；因此又說：「不知足爲過，觀過或知予」。乾隆皇帝對於自己的不知足和其他的一些缺點，常深有所覺，因此不止一次地作詩文自省，例見他晚年所作的〈知過論〉。³²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他六十四歲。題記一則：

午雲蔽金烏，夜雪灑銅龍；
渥澤迎長至，殷希慰半冬。

³¹ 清廷與大小金川之戰發生在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二年（1771-1777）間，詳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章：〈治番政策的改變與大小金川之役〉，頁109-182；特別參見第4節：〈清軍初定小金川的經過〉，頁138-148，有關乾隆三十六年到三十八年間的小金川之役。

³²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88，頁15（四庫全書，冊1311，頁322）。

隔窗想浩浩，積閣願重重；
 不寐消清漏，忘言聽遠鐘。
 寢衣身敢適，側席意彌顛；
 難說麥根固，艱哉意在農。
 齋宮夜雪六韻。甲午仲冬中澣。御筆（圖51）。

此詩中明言他在十一月（仲冬）冬至祭天前，住在禁城齋宮時，正值夜雪；他因難以入眠而想到當時麥根未固，農人生活艱辛的心情。明顯可見，他希望藉此詩以顯示他以生民為念的仁君心懷。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他六十五歲。題記一則：

履長賀節御園來，翼日欣逢嘉雪哉；
 塵幌無還迎目潤，拈毫有興沃心開。
 空霏麥粒宜隴麥，枝染梅英映殿梅；
 掃卻旋看又紛積，苑丞循例樹根培。
 乙未長至後二日，雪一律。御筆（圖52）。

乾隆皇帝在此詩中寫「賀節」兩字之前特別空格且抬頭，以表尊崇所賀之節。而所賀之節為何？原來是慶賀他的生母孝聖憲皇太后的生日（冬至之後），即所謂的萬壽節。乾隆四十年（1775），正值她八十四歲的萬壽節。

此詩明言那年冬至後第二天，他回到御園（圓明園）遇雪而作。依例，乾隆皇帝冬至當天必需到天壇祭天，已如前述。禮成後即可回宮。該年祭天後，他可能先回宮，在慈寧宮為皇太后祝壽後，再回到圓明園。但也可能先回到圓明園後才到皇太后所居的暢春園，在那裡為皇太后祝壽。總之，此詩作成於該年冬至，他祭天完畢，也向太后祝壽之後，回到圓明園的第二天，逢雪欣喜而作。他的生活起居與皇太后息息相關，已如前述。其孝行在此題記中又可見一斑。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他六十六歲。因十一月初得雪，他記道：

半夜雲容重，凌晨雪意濃；
 依旬是甘雨，敷澤遍畿封。
 密壓垂枝竹，斜翻挺幹松；
 天麻沐頻疊，惟益勵虔恭。
 丙申十一月初三日，雪一律。御筆（圖53）。

乾隆皇帝心中一向敬天畏祖。下雪對他而言等於天恩，因此心懷感謝，自覺更應恭敬勤政，所以說「天麻沐頻疊，惟益勵虔恭。」這種心情已見於他在此前的多則題記中。事實上，在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中，多見他心懷誠敬，時常感念天賜恩澤，使他在各方面蒙受眷顧的語辭。這種謝天的心懷愈老愈為明顯。在此只是其中的又一個例子而已。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他六十七歲。題記一則。

在以上題記的兩個多月後，也就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六十七歲的正月底，他的母親孝聖憲皇太后，便以八十六歲的高齡逝世了。痛失他一生的至親，乾隆皇帝為此傷慟不已。在他那年及其後的許多御製詩中，時常反映這種傷懷。因而在同年冬至後，可能他又想到了生母的冥誕，所以在所寫的一則題記中，也顯現了這種難以掩抑的思念與傷悲：

復雪叨天貺，自宵達曙連；
縹紛迷曠宇，雱霑濕非烟。
誠幸逢膏續，仍欣在臘前；
無人相慰藉，獨立一酸然。

丁酉冬至月廿九日，復雪一律。御筆（圖54）。

由以上詩中得知，該年在臘月前的冬至月（十一月），因上天賜福，下了兩次雪，有利於農；所以他說「復雪叨天貺，……仍欣在臘前」。但，遺憾的是，他卻無法將這種感謝與欣慰之情與至親的母親分享，因此心中不覺湧上了一種淒涼與酸楚之感；所以他又說「無人相慰藉，獨立一酸然」。這種淒楚之感多見於他對親人的悼惋詩文，其中最多的是他悼念早逝的至愛孝賢皇后（1712-1748）。³³然而，由於孝賢皇后早逝，因此，在他一生中與他相伴最久，也是他最親愛的人便是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皇太后的身體健康，個性開朗。皇帝平日無微不至地照顧她的生活起居，時常奉侍她到各地巡狩旅行，母子之間的互動密切，情感交流無間。這種情形長達六十多年。孝聖皇太后逝世的此時，乾隆皇帝已經六十七歲。頓失一生的至親依靠，使他倍覺孤獨。這種愴涼的心情在他此後數年的詩中時常湧現。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他六十八歲。題記一則：

入冬微雪兩三逢，此番頗欣雲勢濃；

33 參見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頁89-150，其中特別談到孝賢皇后部分，見頁111-124。

穢粒落來看已化，牆陰纔得指餘封。
 對時惟顧滋郊麥，助景那因羃禁松；
 傍晚寥空旋開霽，依然失望祇無悰。
 戊戌孟冬月下澣，微雪一律。御筆（圖55）。

那年十月孟冬只下微雪，所以他有點失望。這種情形又見於第二年的詩中。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他六十九歲。題記一則：

兩夜問無雪，生雲報五更；
 質明方集霰，侵曉遂飄霰。
 落地未成寸，作風忽即晴；
 椒園禮嘉臘，不憚越怦怦。
 己亥臘八日，微雪一律。御筆（圖56）。

臘八微雪不滿一寸，因此他的心情是怦怦不懼。在他此期的幾則題記中毫不掩飾他有時因大雪有利於農而感謝天恩與心喜；但有時卻也像這樣，因雪量不足使他不懼與心焦。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他七十歲。題記二則。

(1) 第一則作於元旦，由於元旦大雪，他因而欣喜異常，所以作了長詩與題記：

除夕顚看剛霰集，三更肅拜落霑微；
 質明侵曉纔綏佈，歷午達申遂暢霏。
 望過三冬澤猶靳，欣蒙元旦福如幾；
 方珪圓璧隨形相，豎灑橫排勢霍揮。
 四字適增曹植頌，千官都點謝莊衣；
 慶因首祚叨天貺，冀更鴻禧遍帝畿。
 應節果然為六出，臨池餘事逮三希；
 自惟何以克當此，屢省欽哉慎所依。
 庚子元旦日，雪一律。御筆（圖57）。

他之所以特別高興，主要是元旦當天下了大雪，他認為那是天賜福禧。而他認為天恩之所以如此崇渥，主要是因他平日戒懼謹慎，時常反省，遵欽天意，行事有則之故。事實上，該年元旦過後不久，正月十二日，他便出發前往江南，作第五度

的南巡，直到同年的五月四日才回鑾。³⁴ 南行之前下雪令他放心，因為那解除了北方農田的水源問題，使來年不致於乾旱而影響麥收。因此，他才會那麼興奮地寫下了這則長詩和題記。

(2) 第二則作於同年的十一月初四日，他也因為喜雪而再作一則短記：
庚子十一月初四，喜雪再記（圖58）。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他七十一歲。題記一則：

將言時應祈甘雪，傍晚雲濃夜雪霏；
敢謂澤霑弗重籲，越欽恩渥示先幾。
近連太液迷銀界，遠望西山隱翠微；
纔覺希膏遇優霈，何修惟益甚宵衣。
辛丑長至月十二日，雪一律。御筆（圖59）。

詩中表示當他正打算向上天祈求甘雪時，竟真的下了大雪，因此他越發地感謝上天的恩渥。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他七十二歲。題記一則：

入夜凍雲粘，中宵稷霰纖；
初聞點方作，既報片徐添。
颯沓漸傳牖，迷離云幕簷；
明當小雪節，記勝葉祥占。
壬寅十月十七日，夜雪一律。御筆（圖60）。

以上所見為乾隆皇帝從乾隆三十年（1765）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十八年間在本冊中所寫的十九則題記。它們在佈列上的特色是規劃整齊有序：除了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的那則短記（圖58），是位在後副葉內之外，其餘十九則都另紙書寫，再依年序，布列在各頁上端的裱綾上。除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和三十四年（1769）可能全年無雪可記之外，他多半以一年一記為原則，極有規律地題詠當年份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下雪情況與心情，時間多半在農曆十一月（冬至月）或十二月（臘月）；偶在十月（小春、孟冬）或元月逢雪時，他也會特別記述。其中最令他興奮的是乾隆四十五年的元旦，在他即將出發作第五度南巡前下了

³⁴ 關於乾隆皇帝南巡日程及圖卷之研究，參見 Maxwell Hearn, “Document and Portrait: the Souther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pp. 91-131.

大雪，使他高興地寫了特別長的詩詠以記勝。

從內容上來看，這些題記主要已不再言及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書法特色、品質、及珍貴性；而是全部記述他盼雪的心情、下雪的景觀、雪量的多寡、下雪有利於農等事。此外，下雪的時間對他而言也別具意義。由於有時在他冬至祭天的前後，正好下雪；他便認為那是天恩吉兆，於是心喜而謝天；同時也更提醒自己要謹修慎行，以便得到天恩永顧。在這些題記中，他所想展示的是他身為君主，所思所想都在於國計民生與敬天慎修的心情。

唯一例外的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過世，乾隆皇帝也因此失去了六十多年來的母子親情與緊密的心理依靠，因此頓覺孤獨；因而在當年冬至後的詠雪詩中不禁流露出「無人相慰藉，獨立一酸然」的悽楚之感。這在本冊他所有的題記當中是僅有的特例。

再從書法上來看，此期的書法風格，與第一階段所見的特徵：結字方正；字體多樣；楷、行並存；楷書用筆精警；布白均勻、布列齊整等表現相較之下，顯現了日漸鬆散的現象。此期的題記多為行書，結字長方，用筆隨意，並不注意用筆的起伏頓挫，也不在乎筆劃粗細的勻整。書寫快速，字形大小及字距和行距不均，而且字列時見偏斜。這種現象應可歸因於書者的不夠專注，和腕力和視力的疲弱。這種書法上的弊病，隨著他年歲的增加而日益惡化。這其中固然反映了他隨著年歲增加而不拘於形式規範的限制，有一種日漸自如的心理之外，但同時卻也反映了他身體健康的日益衰頹，特別是眼睛機能隨老化而漸漸模糊的現象。

事實上，從許多方面看來，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年（1765，他五十五歲）以後，已逐漸步入老年，在精神和體力方面漸漸不如他的青壯時期。其中之一便是他生育能力的驟降。按乾隆皇帝前後共有四十一位配偶，共生十七個皇子（其中七個早殤）和十個皇女（其中五個早殤）。這二十七個子女當中，二十五個都出生於乾隆三十年（他五十五歲）之前；而在乾隆三十年之後他只再得一子和一女而已。由此可證，乾隆三十年之後他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³⁵ 因此，他在此期中所作的題記書法之每況愈下，也正反映了他體力日衰，目力漸弱的自然現象。

再加上稍前，乾隆二十七年（1763），當他五十三歲之時，因為射箭而扭傷了右臂，此後成為他的慢性宿疾，影響他的步射。他為此一直引以為憾，常在詩中提

³⁵ 參見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一文，特別是頁107。

起。³⁶右臂受傷成宿疾，自然影響到他右手的運動功能，連帶也可能影響到他執筆的方式。此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他六十五歲之後，他的目力日漸退化，已成遠視。但他一直堅持不帶眼鏡，且一再作詩以此自豪，一如他在乾隆四十年所作的詩中所說的：

器有眼鏡者，用助目昏備；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瓈製。
 玻瓈云害眼，水晶則無弊；水晶貴難得，玻瓈賤易致。
 老年所必須，佩察秋毫細；然我厭其為，至今未一試。
 揮毫撫牋際，原可蠅頭字；抑更有進焉，絜矩句精義。
 賴彼作斯明，斯明已有蔽；敬告後來人，吾言宜深思。³⁷

殊不知，遠視的問題使他無法在近觀時聚焦，以致於無法再作蠅頭小楷；而縱使是他在作行書時，不但筆劃粗細難以掌握，就是布白行列也變得參差不齊了。這種惡化的情形在這階段的後期，也就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七十三歲）以後他所作的題記書法上就愈來愈明顯了。

2. 後期（乾隆四十八年到六十年後，1783-1795後）

此期包括乾隆四十八年到乾隆六十年之後。他在這歷時十三年以上的題記共有十六則（其中三則由董誥代書），其中最後的兩則（乾60-2，乾60後）是寫在本幅的後副頁之內，其餘十四則都先書於另紙上，之後再依年序的先後規律地貼裱在各頁的左右兩側裱綾上。這些題記的內容仍然多偏重在關心下雪、和憂心農情、以及敬天和謝天等方面；間或也說到他目力衰退，不戴眼鏡、不能細書，只好請人代書等事。至於書法品質則是每況愈下，因為當他寫這些題記時，已是七十三歲到八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了。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他七十三歲。題記一則：

盼雪逮冬盡，一朝甚一朝；
 三更稱霰集，四鼓報霙飄。
 真沃心芽潤，深培麥本饒；
 惟期盈尺積，寧祇百憂消。

36 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 40，頁 20-21（四庫全書，冊 1308，頁 11）；卷 71，頁 1（四庫全書，冊 1308，頁 465）。

37 此例見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 27，頁 34（四庫全書，冊 1307，頁 724）；類似的例子又見於同書卷 78，頁 7（四庫全書，冊 1308，頁 560）；及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 81 歲時所記，見其《御製詩五集》，卷 63，頁 15-16（四庫全書，冊 1310，頁 615-616）。

夜雪一律。癸卯嘉平月下澣。御筆（圖61）。

由於該年已經到了十二月下旬了，還不見下雪，所以他心中十分焦慮，日復一日地盼雪。有一天夜裡終於下雪了，他興奮得難以入睡。因此在深夜的三更四鼓都還命人隨時向他稟報下雪的情形。他期望雪下豐足，最好盈尺，才能潤麥芽，深培土；惟有利於農情才能令他消解百憂。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他七十四歲。題記一則：

冬後望霽亟，春前值雪祥；
積將三寸厚，落以四時長。
頓止殊堪惜，再霑斯益減；
祈農不知足，此亦我之常。雪一律。

甲辰嘉平月下澣。御筆（圖62）。

此詩反映前一首詩中一樣的心情：入冬以後他就一直盼雪，希望明年春天以前能降雪，那樣才有利於麥田。但那年十二月（嘉平月）下旬的那場雪只下了三吋就忽然停了，讓他覺得可惜。他自言，每每爲了農事他常不知足地祈求老天多降雪，這是常有的事。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他七十五歲。題記一則：

集霰當辰末，霏霽遂午中；
漫漫靜入夜，習習幸無風。
問到五更止，積來四寸同；
祈恩蒙霑澤，寅謝惕深衷。
雪一律。乙巳冬至月廿一日。御筆（圖63）。

此詩中明言當時雖然雪只下了四吋，但因時在冬至月（十一月），還有下冬雪的希望，因此他較不焦慮，而寬懷地感謝天賜霑澤。那場雪應當是在他冬至到天壇祭過天以後才下的，因此他認爲那是他向上天「祈恩」之後所得到的「霑澤」。爲此他特別感謝，所以在詩中說「祈恩蒙霑澤，寅謝惕深衷」。這種虔誠謝天的情懷陸續出現在他作於其後四年冬至月的每則題記中。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他七十六歲。題記一則：

醞釀連三日，鬱鬱徹一宵；
望深因亟慰，問夜達崇朝。

鴛瓦玉為壘，虬松花作標，
詣壇當謁拜，欽謝惕猶饒。
夜雪一律。丙午孟冬廿九日。御筆（圖64）。

由詩中得知，那場雪下於孟冬（十月）廿九日，也就是冬至之前，所以他說到冬至祭天時他一定要：「詣壇當謁拜，欽謝惕猶饒」。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他七十七歲。題記一則：

積地誠三寸，知時方仲冬；
乾坤清作氣，宮闈玉為容。
較量前番渥，仍希後繼濃；
掃收培樹本，斂錫沛恩重。
丁未冬至月廿三日。御筆（圖65）。

由詩中可知，該年仲冬（十一月）得雪，為此他感謝上天，所以說：「斂錫沛恩重」。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他七十九歲。題記一則：

傍晚同（彤）雲色，中宵落雪花；
達晨益汗漫，望宇正鬢鬆。
詩寓都宮體，畫標石谷家；
被恩惟有惕，銘感實無涯。
夜雪一律。戊申冬至月廿六日。御筆（圖66）。

在詩中他宣言「被恩惟有惕，銘感實無涯」。顯示他為得雪而小心謹慎地感謝天恩。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他七十九歲。題記一則：

微雪廿過餘，同（彤）雲晚布初；
霰華先已集，寒夜密還疏。
本弗望之切，亦稱懷以舒；
曉霑報二寸，紀節五言書。
己酉冬至月廿三日，夜雪一律。御筆（圖67）。

在此詩中，他明言，當時他「本弗望之切」，似乎不亟盼下雪；但既下了，而且只下了二寸，但「亦稱懷以舒」，也就心情舒展了。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他八十歲。題記一則：

入冬尚未雪，遠處卻頻聞；
雖識時堪待，亦縈望頗殷。
問宵雲氣重，拂曙雪英紛；
飄灑冰花勢，迷離玉樹紋。
三時落止矣，二寸積誠云；
初澤能無謝，謝中惜意懃。
庚戌十一月廿一日，雪六韻。御筆（圖68）。

在盼望中，雪雖只下了二寸，但他仍珍惜地謝天。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他八十一歲。題記一則：

先集霰通朝，密霏霽入宵；
疾徐無間斷，悠暢恣飄蕭。
問已重簷積，知將三寸饒；
拈毫敢誌慰，慰又恐心驕。
辛亥十一月十日，雪一律。御筆（圖69）。

從此詩中可知，乾隆皇帝得雪的喜悅。但在喜悅的同時，又不忘告誡自己不可心驕。將得雪看作天恩，雖喜而不敢狂妄，戒慎恐懼，是他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五十歲）在〈復雪〉一詩中所說的「慰餘益慎敢矜誇」（圖36）以來一直持有的心態。同樣的心情又見於第二年的詩中。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他八十二歲。題記一則：

終朝祇集霰，半夜乃霏霽；
歷以五時久；積將六寸成。
入冬天地合，先臘麥麰亨；
望亟慰亦亟，持心戒滿盈。
壬子十一月廿五，夜雪一律。御筆（圖70）。

以上所見是乾隆皇帝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到五十七年（1792）的十年之間所作的題記。它們的內容都相當一致，包括：記述他盼雪的心情；某日下雪的多寡和農情的關係；他得雪的喜慰或不足之感；以及謝天的誠意；還有不時警戒自己不得矜誇驕侈的心態。在這階段中，他所關注的已經全是農情而完全無關書法藝術的問題。這種由早期著迷於藝術到晚期專注於國事的心態轉變，又可分別見於他在乾

隆十年（1745，他三十五歲）命張照和梁詩正等人編纂《石渠寶笈初編》的上諭，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八十三歲）他為《石渠寶笈續編》所寫的序文中。他在乾隆十年的上諭中說：

……內府所儲歷代書畫積至萬有餘種。……
 朕少年時，間涉獵書繪。登極後，每緣幾暇，
 結習未忘弄翰抒毫，動成卷秩……至臣工先後經進書畫，
 暨傳入御府者，往往有可觀覽……朕于清讌之餘，
 偶一披閱，悅心研慮。左圖右史，古人豈其遠哉……³⁸

其中明述他對當時內府藏有豐富的書畫一事感到喜悅，以及他在幾暇玩賞的樂趣。但經過了四十八年之後，到乾隆五十八年，他在《石渠寶笈續編》的序文中，所呈現的態度卻有了巨大的改變。他說：

……石渠寶笈編自甲子成於乙丑（1745），逮今均四十餘年矣。
 ……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間，……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又不知其凡幾……因命內廷翰臣王杰等重集，一如前例……此舉實因誌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於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若用志於勤政愛民乎。四十餘年之間應續纂者又纍纍若此。謂之未害勤政愛民之念，已且愧言之，而況於人乎？書以誌過。後之子孫當知所鑒戒去取矣……³⁹

在此序文中，他認為考古書畫乃寄情雅緻之行為，較耽溺於聲色貨利為佳；但為人君者若雅愛此好，難免會影響到勤政愛民之念。而人君應以勤政愛民為要，不應引書畫藝術之娛為傲。因此他寫那篇序文是為誌過；並且勸諫後世子孫要知所去取。

以上的這十則書法的特色延續了前一期中所見，但品質越差。這些題記的結字鬆散，筆劃抖動，布白不勻，字距與行距不均，且時見倚斜。原因正如前述：此時的乾隆皇帝真的老了，所以他的手指與腕力更弱了，控筆不靈活；他的遠視更加厲害，所以難以精確地近觀聚焦。他自己雖自豪始終不用眼鏡，但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冬天，他也終於承認他不戴眼鏡便無法書寫小字了，所以只好請人代書，如以下所見。

38 張照、梁詩正等，《石渠寶笈初編》（1745），冊上，頁246。

39 王杰、董誥等編，《石渠寶笈續編》（1793），冊1，頁1-3。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他八十三歲。他在一則題記中明言請董誥代筆的情形：

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鏡。今歲詩字，每艱於細書。
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御識（圖71）。

不但乾隆五十八年，接著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六十年（1795），共三年，他都命董誥代書他的御製詩，同樣依序貼裱在冊頁的兩側。

乾隆五十八年，董誥代書一則：

絮雲濃午未，稷雪落申初；
問徹更長短，報稱霏疾徐。
滿空澤猶醞，二寸積誠餘；
冰上收原富，樹根堆不虛；
因之賞行眾，誰識盼仍予。
翹首時晴晦，亦增嗟以噓。
御製雪六韻。乾隆癸丑冬至月。臣董誥敬書（圖72）。

明顯地，那場雪只下了二寸，所以他仍「翹首時晴晦」，期望晴天變晦再多下一點雪。

乾隆五十九年，他八十四歲。董誥代書一則：

地潤秋霖非望雪，遠霑近未略慙然；
昨霏今繼集梅萼，晴灑陰飄幻柳棉。
真是沃心符臘節，底須憲語諷春前；
慰哉轉眼旋生慮；恐卻斯情頓弛虔。
御製雪一律。乾隆甲寅臘月。臣董誥敬書（圖73）。

詩中說明該年秋天雨足，所以並不急切渴雪。不過，臘月下雪令他十分高興。然而，他卻又馬上警戒自己不得太高興而忘了保持虔恭之心以謝天。

乾隆六十年，他八十五歲。董誥代書一則：

大雪掄節至，祥雲入夕和；
達晨時疏密，逮已益鬢鬚。
未切一心望，欣霑七寸多；
占農歸政喜，虔惕感如何。

御製雪一律。乾隆乙卯孟冬月。

臣董誥敬書（圖74）。

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正式宣佈次年傳位給皇十五子顥（永）琰（1760生；1796-1820在位），年號嘉慶；而自己退位為太上皇，仍然訓政。⁴⁰正好那年十一月的一場大雪下了七寸。春前下大雪有利於農；更特別是在他宣佈歸政的冬至月正好下大雪，真可謂是瑞雪兆豐年。他認為這是吉兆，為此更加謝天。所以詩中說：「占農歸政喜，虔惕感如何」。

他已目力極差，且書法不佳，所以才命董誥連續三年為他代書御製詩。縱然如此，但是此時為了這麼一件高興的事，他便不管書法好壞，技癢難禁地又在冊上題上了一則短詩：

老矣三年命捉刀，祥雲應節沛恩豪；

獲麟釐訥近上日，七字因之委涉毫。

御題（圖75）。

此則題記的書法品質極差，筆劃抖動得相當厲害，顯見他控筆的力道已經極為疲弱。這則題記雖無紀年，但從「老矣三年命捉刀，祥雲應節沛恩豪」兩句，可以推斷它應作於董誥已代書三年之後；而且那年又下了大雪；因此很可能是乾隆六十年的冬至月到臘月節之間。而詩中另句「獲麟釐訥近上日」指的應是同年稍早，他在御製詩〈五福五代堂識、望箕疇九、響兆祥言〉詩注中所說：希望很快得到來孫，以享六代同堂之福的事。原來當時他的曾孫載錫年已十二。他期望三年後載錫可以結婚；而且可以很快生子。那樣他便可得來孫，而享六代同堂之福了。⁴¹那是他最衷心的期盼。但可惜，這個願望最後沒有實現，因為在他得來孫之前的一年，他便逝世了。

乾隆皇帝在此冊中所題的最後一則題記十分簡短，且沒有紀年。他似乎下定決心，以一種依依不捨的口氣寫道：

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圖76）。

這則題記以行書寫成；下方鈐印為「太上皇帝」。由此可證這是他退位以後所書。它的位置緊貼在《快雪時晴帖》本幅的左側。它的書法鬆散，與本幅右側他約

40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100，頁18（四庫全書，冊1311，頁506）。

41 清高宗，《御製詩餘集》，卷16，頁11（四庫全書，冊1311，頁750）。

在乾隆十二年時所寫的：「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圖18）中所見的那種用筆精謹的小楷書風，呈現了明顯的對比。這是難免的，因為兩者之間已相距大約五十年之久。

以上所見乾隆皇帝頻繁題識《快雪時晴帖》的情形成為他對待某些書畫珍品的模式。比如，他在黃公望（1269-1354）的《富春山居圖》（子明本）卷上題了五十四次；在唐寅（1470-1524）《品茶圖》的軸外裱綾上題了二十一次；而在董其昌（1555-1636）《婉變草堂圖》的本幅上也題了三十多次。他真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書畫癖的鑑藏家。

在此個人謹據以上本文所述，乾隆皇帝在《快雪時晴帖》中所作的題記資料，輯繹出一些有趣的現象，列表顯示：

階段 分期	年代起訖	年數	題記 則數	紀年	佈列	內容	書法
第一階段	前期： 乾隆十年（1745） 前～乾隆十八年 (1753)	9	25	六則未紀年， 但可推斷為乾 隆十年之前到 十二年之間所 作。乾隆十三 年和十六年沒 有題記。其他 皆有紀年。	興之所至，隨 意書寫，不依 年序排列，雜 亂無章。	偏重雪景和 《快雪時晴 帖》之書藝 (19則)。	行、楷兼具， 品質佳。行書 流暢，受王羲 之影響。楷書 精警，受趙孟 頫影響。
	後期： 乾隆十八年 (1753)～乾隆 二十九年(1764)			乾隆二十三年 沒有題記。其 餘皆有紀年。	乾隆二十六 年(1761) 到二十九年 (1764)間所 書五則，多依 年序排列。	偏重對下雪 狀況和農情 的關注(13 則)。	同上
第二階段	前期： 乾隆三十年 (1765)～乾隆 四十七年(1782)	18	19	乾隆三十一年 和三十四年沒 有題記。其餘 皆有紀年。	書於另紙上， 再依年序貼裱 在冊頁上端的 裱綾上。	偏重下雪狀 況和農情 (8則)、 與謝天(8 則)。	多行書。目力 漸差。結字 鬆散，布白不 勻，行列傾 斜。
	後期： 乾隆四十八年 (1783)～乾隆 六十年(1795)後			多有紀年。二 則雖未紀年， 但可推斷為乾 隆六十年和其 後所作。三則 為董誥代書。	書於另紙上， 再依年序貼裱 在冊頁左右兩 側的裱綾上。 但最後二則寫 在冊頁內。	偏重下雪狀 況和農情 (2則)、 與謝天(11 則)。	多行書。目力 惡化，無法 細書。筆劃抖 動，布白不 勻，行列倚 斜。

以上表中所見可視為乾隆皇帝在長達五十多年之間與《快雪時晴帖》長期互動的縮影。其中不但可以具體得知他內心所關注的議題，隨著年齡的增長，由書法藝術轉向農情的事實；同時也清楚展現了他書法品質之優劣與他生命力之盛衰同步發展的現象。

小 結

綜合以上的研究，我們得以了解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從南、北宋以來的流傳經過，以及它進入清宮以後，成為乾隆皇帝「三希堂」珍藏祕寶之一的事實。從形制上來看，此帖在明代王穉登收藏時，曾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重裝成冊；到乾隆十年（1745）之前又再重裱並加上許多前後副葉，上有乾隆皇帝、梁詩正、及張若靄等三人的書畫。尤其是乾隆皇帝，他個人不但在冊前題籤，且在引首和前後副頁上題字、作詩、且作畫二幅。更有甚者，他從乾隆十年之前開始，到乾隆六十年（1795）他退居太上皇訓政之後，五十多年間，曾經親自寫上長短不一的題記和詩作，共達七十一則之多（另外董誥代書三則）。其中除了乾隆十三年（1748）、十六年（1751）、二十三年（1758）、三十一年（1766）、和三十四年（1769）等五年之外，他每年都在此冊中題上至少一則（或多則）的題記。他寫這些題記時都在紫禁城內，主要是在養心殿的「三希堂」中；特別是遇到下雪便才拿出此冊來欣賞，並且抄錄他所作的詠雪詩和相關記事。偶有幾次，他在齋宮齋戒時，正逢下雪，他也會乘興在齋宮中展冊題識。然而他從未將此帖隨身攜帶到處旅行。眾所周知，他常在巡狩各地時攜帶相關的書畫作品，以便對景賞玩。如乾隆十三年（1748）他東巡山東，面對鵲華二山時，突然傳令，命人馳回宮中取來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以便與實景對證。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當他第一次南巡時，興致高昂地坐在金山寺中，打開所帶的文徵明《金山圖》對景題詠一番。但他始終未曾如此隨興地攜帶《快雪時晴帖》離開過紫禁城。由此可見他寶愛此帖的程度。

乾隆皇帝在此冊中書寫的題記共七十四則（其中三則為董誥代書）。依它們的位置、內容、與書法的特色來看，這些題記大約可以乾隆三十年為界，分為二個階段；每階段中又可分為前後兩期。簡單地說，第一階段包括乾隆十年之前到二十九年，其間所作的題記共三十九則。它們既無固定體例，位置也未經整體規劃，而且多不依年序地散佈在各副頁中，因此整體看來顯得雜亂無章。從內容方面來看，這

階段的題記可以乾隆十八年冬天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乾隆十八年之前的題記。它們的內容多為詠雪和談到與《快雪時晴帖》書法等有關之事。但後期，也就是乾隆十八年之後到二十九年之間的題記，它們的內容漸轉向以下雪和農事為主，以及視下雪為天恩而謝天的心情；幾乎不再談到王羲之與《快雪時晴帖》的書法問題了。在這階段中，他的書法精警，常作蠅頭小楷，結構整飭，筆法俐落，布白齊整，反映他的視力銳利，腕力、指法皆運作自如，健康狀態極佳。

第二階段為乾隆三十年（1765）到乾隆六十年（1795）他退位以後。在此期間他共書題記三十五則（其中三則為董誥代書）。他在這階段中所寫的題記（除了三則之外）都有整體布局。依它們布列的位置而言，又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包括乾隆三十年到四十七年（1782）的十八年間所作的十九則題記。它們都先另紙書寫，然後再依年序，貼裱在冊頁上端的裱綾上。後期包括乾隆四十八年（1783）到六十年（1795）的十三年間所書，共十六則（其中包括董誥代書的三則。）這些題記也是先另紙書寫，但貼裱的位置則是依序排列在冊頁的左右兩側的裱綾上。但他在乾隆六十年和退位之後所作的兩則，卻又零亂地擠進到冊頁內部。

從內容方面來看，在這階段中他的題記主題多記盼雪、雪景、雪下多寡與農情、以及感謝天恩霑澤的虔敬心情。顯見他在這階段中關心民謨甚於對書法的興趣。就書法而言，他在這階段中所作題記的書法呈現明顯的退步，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視力日差，又不肯戴眼鏡，近觀時無法聚焦，因此結字鬆散，布白不均，字距、行距不勻，字列欹斜。加上他的右臂曾經在乾隆二十七年受傷後，日益惡化，可能影響到右手的運動功能，也可能因此而導致使他的控筆無法精準；且隨著年老手抖，使筆劃也呈現出顫抖的痕跡。這些因素都在實質上明顯地影響到他在這階段中的書法品質。

綜合以上對這些題記內容的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三方面的現象：

首先，乾隆皇帝對藝術鑑藏態度的轉變。乾隆二十年之前他對《快雪時晴帖》的書法藝術十分熱衷，不但時常臨摹，多至百遍以上；而且命人在玉石上鐫刻他的縮摹本和《羲之觀鵝圖》。但在乾隆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間，他對此帖的書法問題興趣遞減。他所關注的議題轉向降雪多寡對農情所造成的影响。而乾隆三十年之後他幾乎全然只關注到農情民生，而且時常因下雪而敬天謝天。這種轉變反映了他年紀越大越以社稷和國事為重；而對玩賞藝術的心態已不似先前的狂熱。這種態度的上轉變也分別可見於他為《石渠寶笈初編》（1745）和《石渠寶笈續編》（1793）所

作的序文中。⁴²而這種心態的自白，主要的目的是他想以此證明他是明主聖君，時常以民謨為念的事實。

其次，乾隆皇帝一生所作有關雪的詩作極多，分別紀錄不同時間和場景的下雪情況。這可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他的十八冊《御製雪詩》。但他題在《快雪時晴帖》冊中的詠雪詩，不論在內容上和時間上都經過特別的選擇，尤其是他在乾隆三十年之後所作的許多題記，多特別選擇在冬至祭天前後書寫。在其中，他除了記載如何盼雪、和降雪情形以及農情之外，更流露了他感謝天恩，和虔敬矜慎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御製詩文中，反映了他時刻意識到他身為天子，心中對承沐天恩的感激之情。顯然，他將下雪視為天恩，也視為上天對他為君行事的回應。事實上，他也經常以自己能獨蒙天庥、福壽雙享，且在各方面都優於歷代諸帝的事實而自得。這種心情在他的〈五福五代堂識〉中說得很明白。除了感謝天恩之外，他似乎也要藉上天對他的特別厚愛，來證明他確實是聖主明君的事實。⁴³但每逢災變，他也會認為是天象示警而自責。例如嘉慶二年（1797）因乾清宮失火，他認為那是上天的警訓；因此便作〈悔過六韻〉。他在其中反省自己太過於自滿；如因此觸犯天威而降罪，他責無旁貸，願代新君受罰。⁴⁴

最後，乾隆皇帝的書法由早期的精警到晚期的散亂，主的原因來自於他的視力退化，以及右臂受傷的影響；還有，與他年老手抖的健康因素有關。但由於這些題記歷時五十多年，幾乎每年都有一則，因此可以當作他的書法編年史。據此可以推斷他許多沒有紀年的書畫題跋作成的年代。甚至可以這些題記為依據，推斷他傳世書跡的真假，和他人代筆的可能性。

總之，作為人君和藝術鑑藏家的乾隆皇帝以他無比巨大的政治勢力，和狂熱的書畫癖，將一幅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轉變成一冊記錄他五十多年間的生活年鑑和對待藝術欣賞的心路歷程。也因為如此的質變，所以本冊便成為史家研究他的年中行事、內心思想、與書法風格不可忽略的珍貴史料。

附記：本文奠基於個人所執行之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 94-2411-H-002-100）之研究成果，又曾得戴琬恬女士和易穎梅同學幫忙建立成電子檔。個人謹於此向國科會及上述兩位女士致謝。

42 同註 38、39。

43 全文見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 94，頁 1-2（四庫全書，冊 1311，頁 412-413）。

44 清高宗，《御製詩餘集》，卷 16，頁 9-10（四庫全書，冊 1311，頁 749-750）。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四庫全書，冊812。
-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四庫全書，冊1116。
- (宋)米芾，《海岳題跋》，收入明毛晉輯，《津逮秘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
- (宋)米芾，《寶章待訪錄》，四庫全書，冊813。
- (宋)米芾，《書史》，四庫全書，冊813。
- (明)詹景鳳，《詹氏玄覽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清)王杰、董誥等編，《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吳升，《大觀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 (清)張照、梁詩正等編，《石渠寶笈初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四庫全書，冊1302。
-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四庫全書，冊1306。
- (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四庫全書，冊1307。
-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四庫全書，冊1311。
- (清)清高宗，《御製詩餘集》，四庫全書，冊1311。
-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二、近代論著

- 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
- 呂松穎，《清代乾隆御製詩詩意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2006。
- 林雅傑，〈三希堂與《快雪時晴帖》〉，收入許禮平編，《王羲之》，中國名家法書全集22號，香港：翰墨軒，2003，頁60-66。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東京：二玄社，1980。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郭果六，〈書聖法帖與帝王題識——試尋院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較早面貌並談乾隆皇帝的帖上題識〉，《故宮文物月刊》，第2期，2009年3月，頁52-61。
- 郭鳳翕，《瞻視國之重寶：王右軍〈快雪時晴帖〉墨迹冊》，臺北：蕙風堂，2001。

-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外十一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1期，2006年9月，頁89-150。
- Hearn, Maxwell. “Document and Portrait: the Souther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Phoenix: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1-131.
- Rawson, Jessica et. al.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Emperor Qianlong and *Written after Snow*

Chen Pao-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Having entered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Written after Snow*, a calligraphic masterpiece by Wang Xizhi (303-379), was remounted as an album consisting of twenty-eight leaves.

Deeply fascinated by it, Emperor Qianlong (1711-1799) regarded i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art in his collection. Spanning from 1745 to 1795, he could not but write consecutively almost every year at least a piece of his ideas about the work, totaling over seventy inscriptions, on the blank areas of each leaf. Based on thes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peror's calligraphic style,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art, as well as his yearly activities and inner concerns.

Keywords: Emperor Qianlong, Qing Gaozong, Wang Xizhi, *Kuaixue shiqing tie*, *Written after Snow*



圖1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紙本 墨書 冊頁 23×1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高宗《快雪時晴帖》冊題籤 乾隆十年（1745）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冊末張若靄畫《雪梅》 乾隆十年（1745）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本幅左上側 乾隆十年（1745）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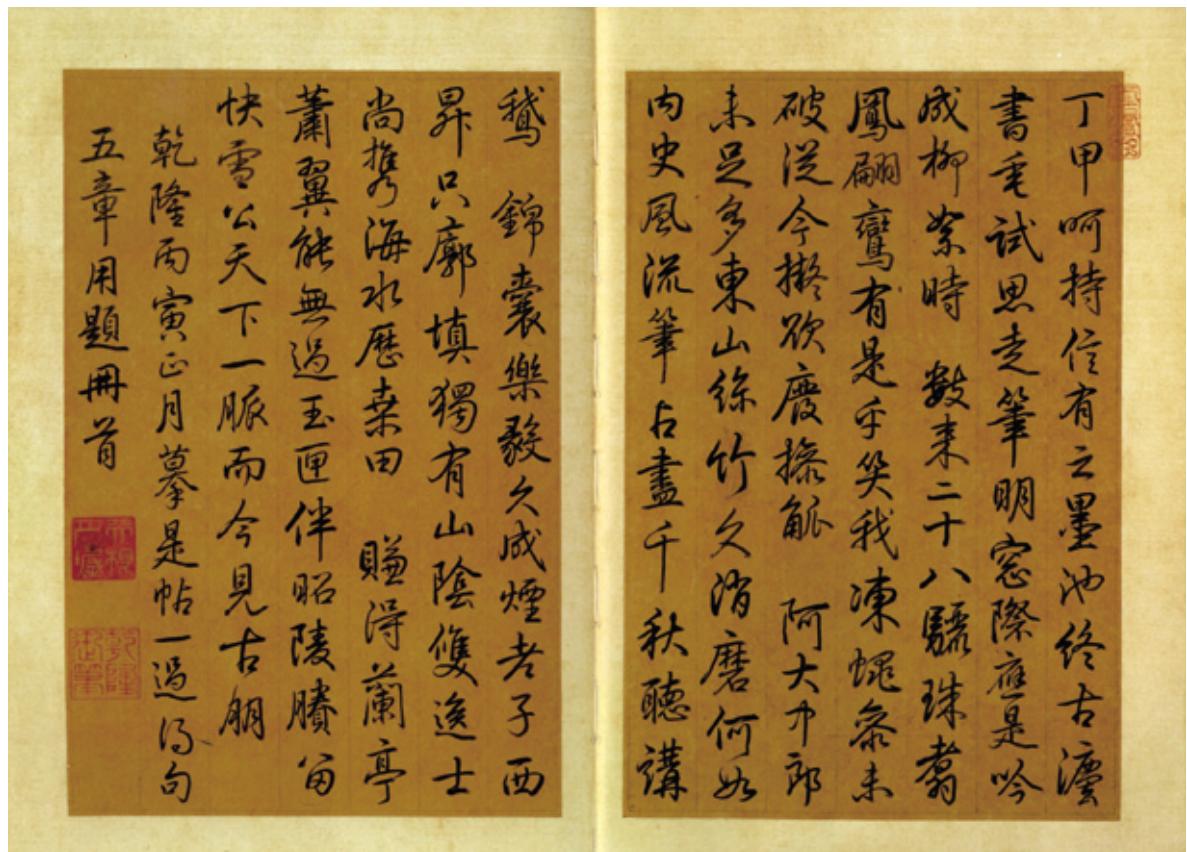


圖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冊內副葉 乾隆十一年（17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冊首 乾隆十一年（17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王羲之快雪時晴墨蹟三希堂所刻與快雪堂帖相等



圖7 清高宗《仿倪瓈山水》 繪於《快雪時晴帖》冊前副葉 乾隆十一年（17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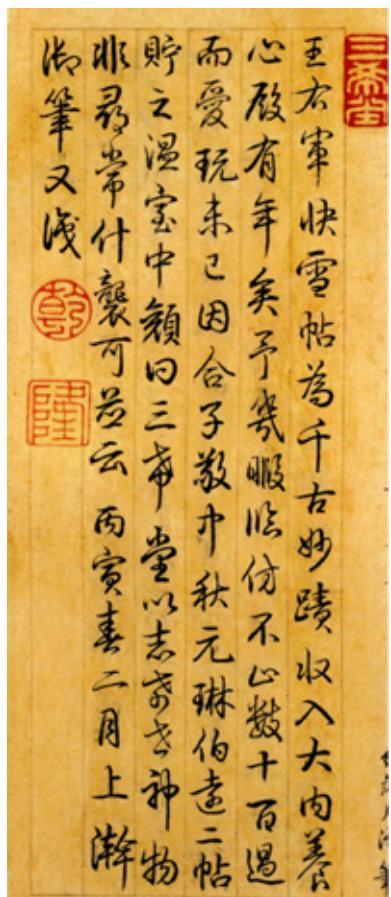


圖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冊末 乾隆十一年（17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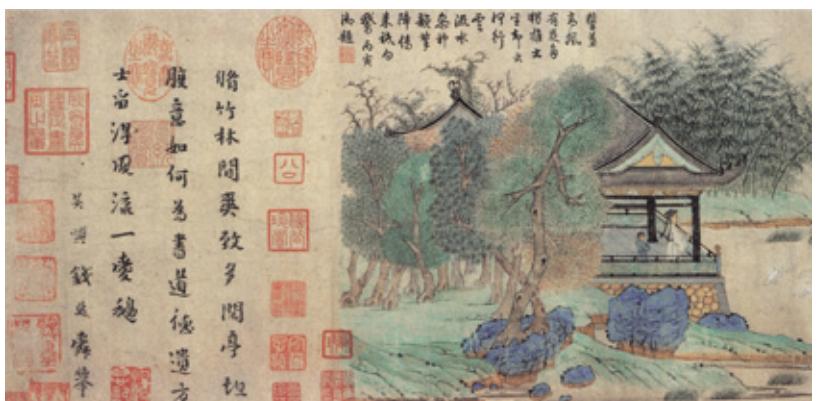


圖9 錢選《義之觀鵝圖》 約1271-1368 紙本設色 卷 23.2×92.7公分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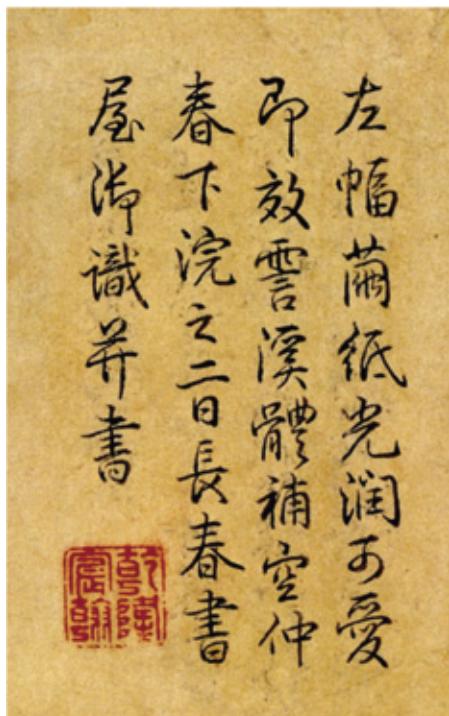


圖1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仿錢選作《快雪時晴圖》於乾隆十一年(174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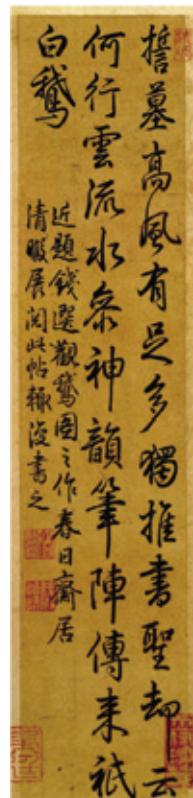


圖1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乾隆十一年(174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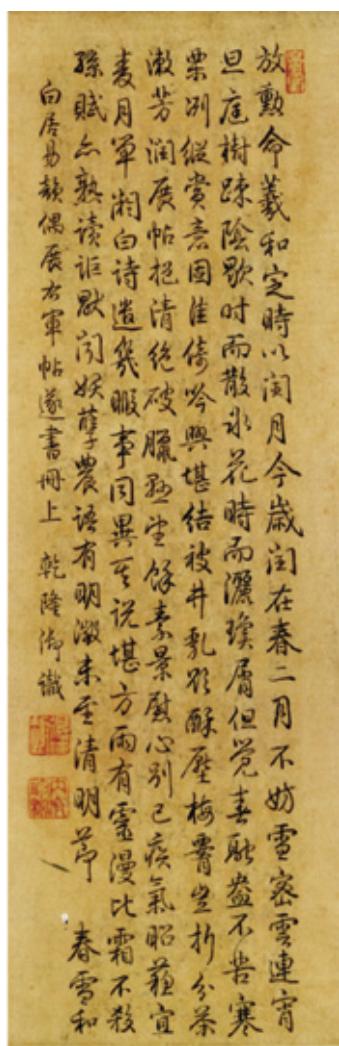


圖12 清高宗〈春雪和白居易韻〉題《快雪時晴帖》冊後副葉 乾隆十一年(174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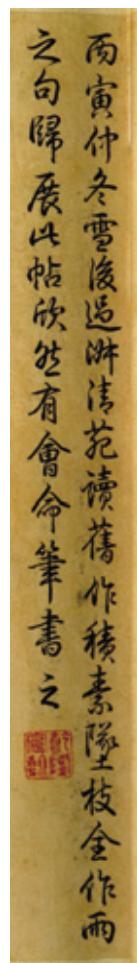


圖13 清高宗〈淑清苑詠雪舊句〉題《快雪時晴帖》冊後副葉 乾隆十一年(174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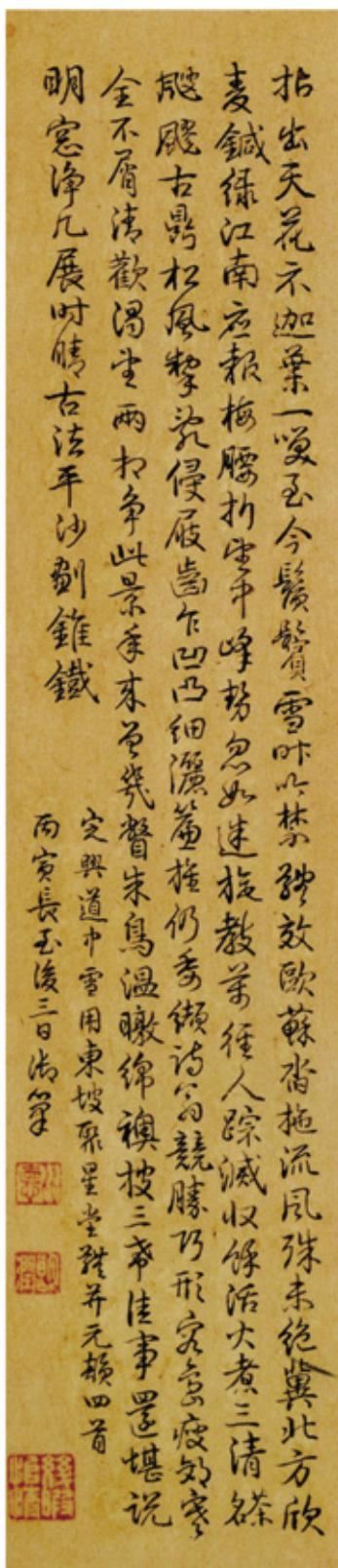


圖14 清高宗〈東坡聚星堂體并元韻〉詩題《快雪時晴帖》乾隆十一年（1746）冬至後三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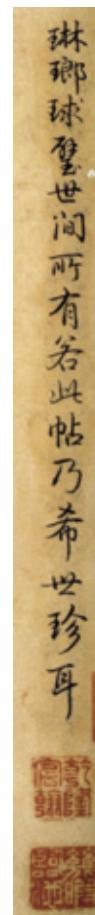


圖1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乾隆十一年（17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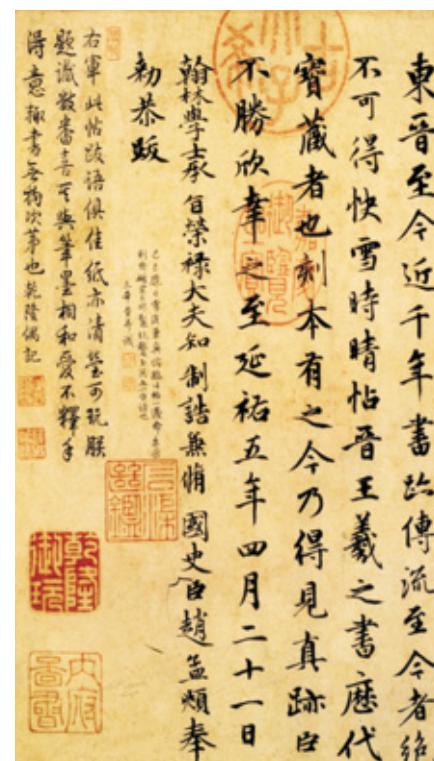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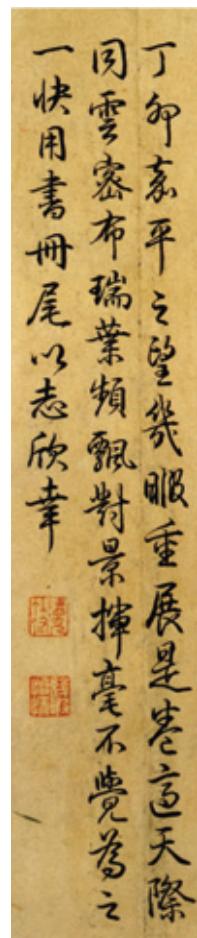


圖1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二年（17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乾隆十二年（17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乾隆十一年（174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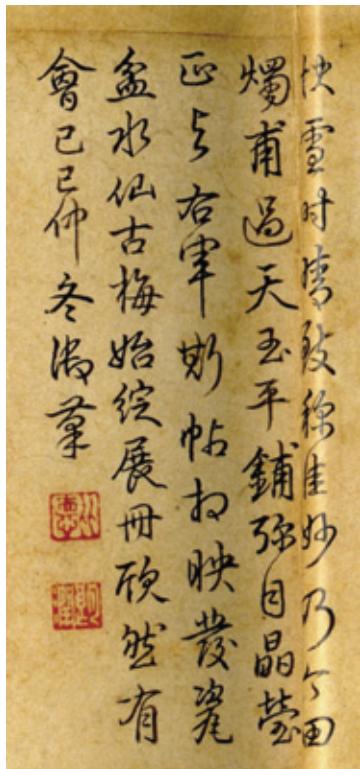


圖1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四年（17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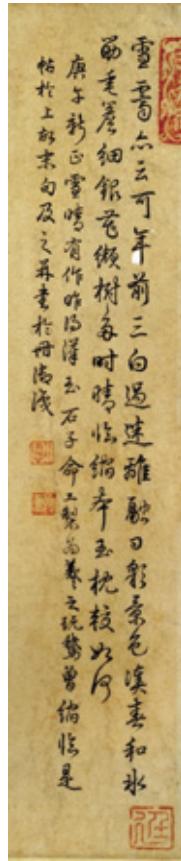


圖2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五年（17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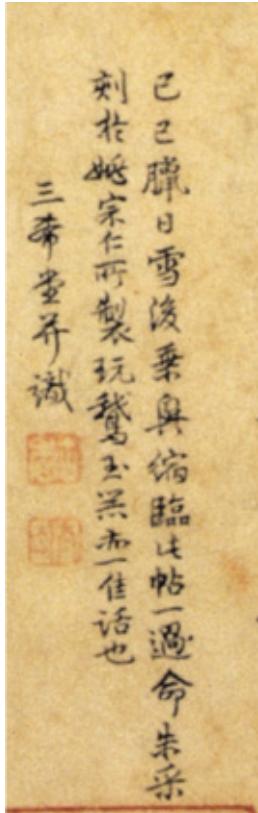


圖2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四年（17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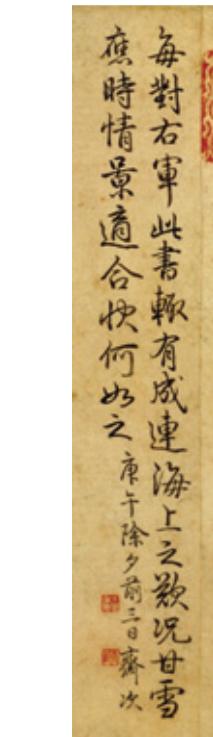


圖22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五年（17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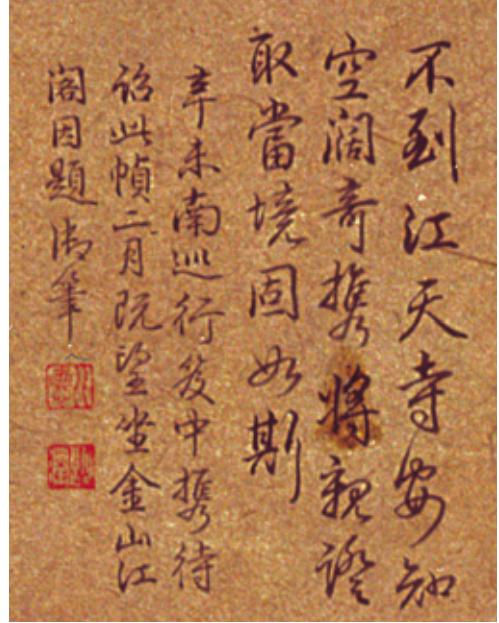


圖23 清高宗題文徵明《金山圖》 乾隆十六年（17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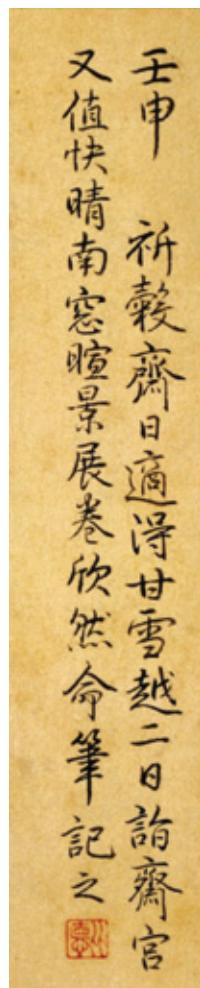


圖2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七年（17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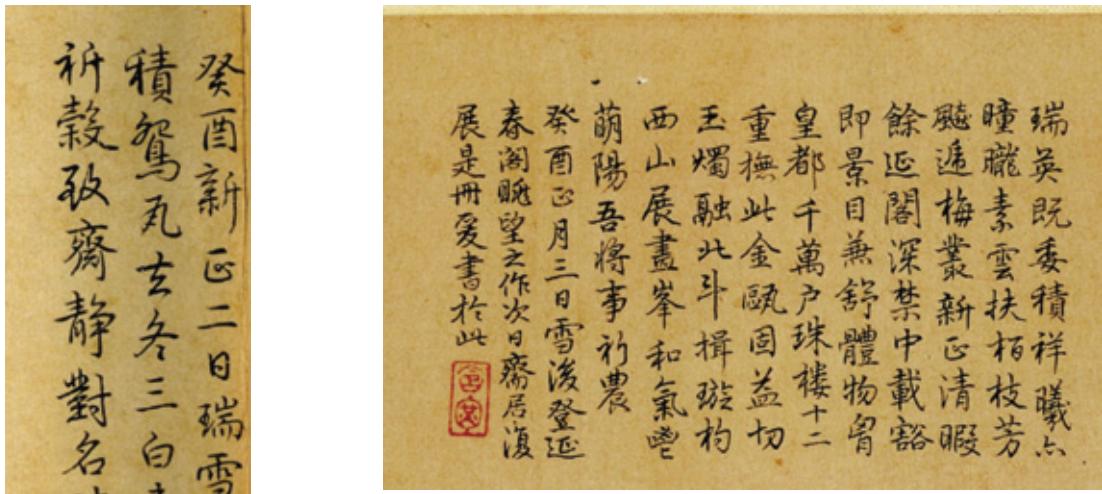


圖2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八年（17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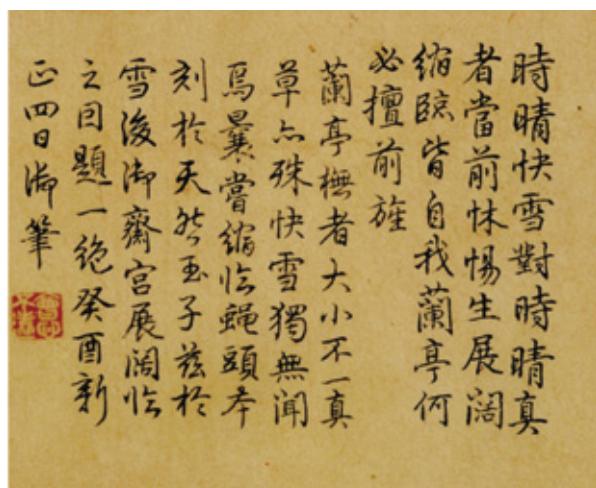


圖2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八年（17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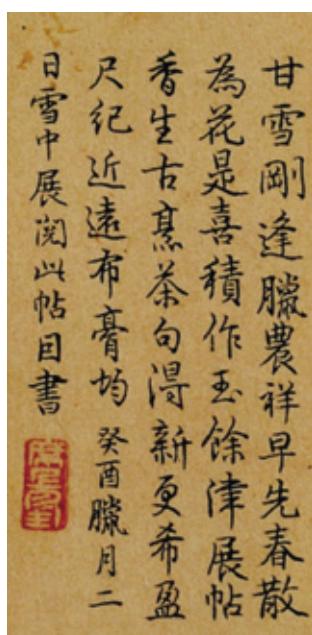


圖2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八年（17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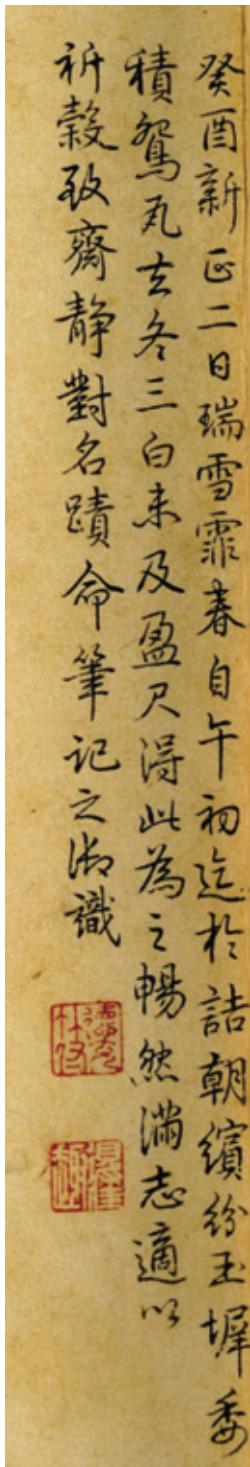


圖2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八年（17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十九年（175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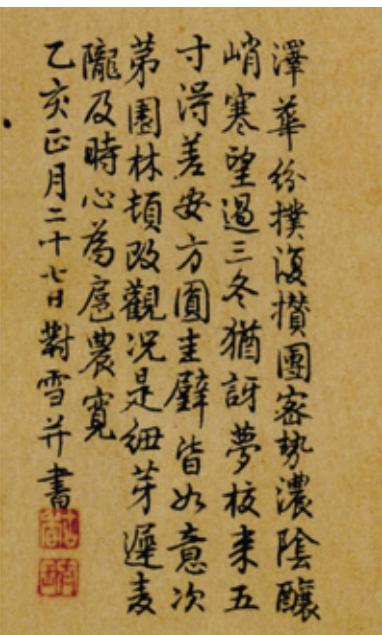


圖3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年（17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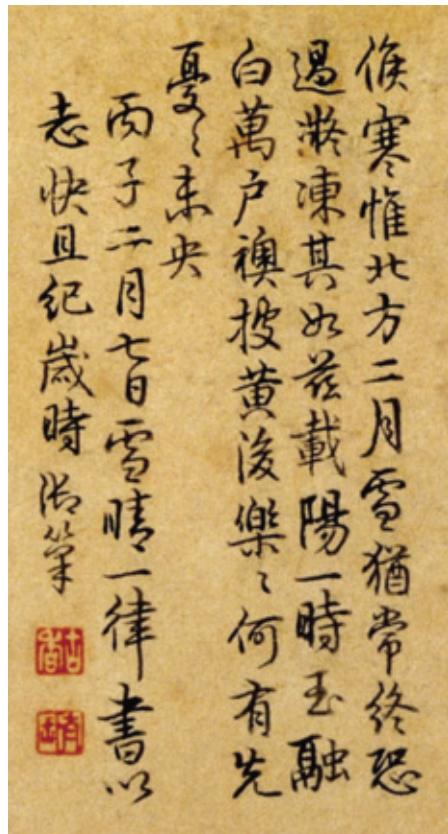


圖3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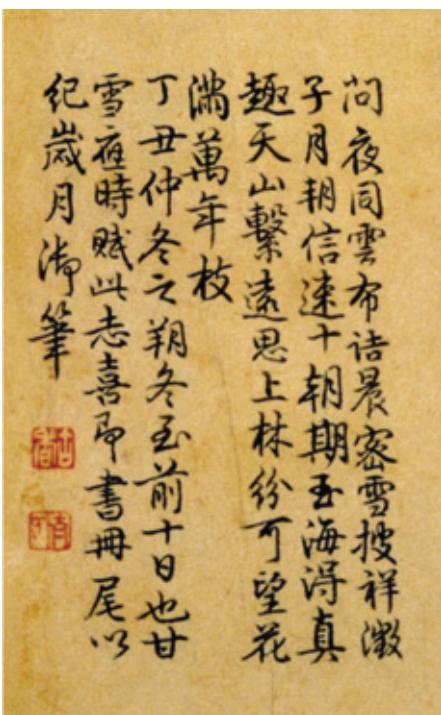


圖32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乾隆
二十二年（17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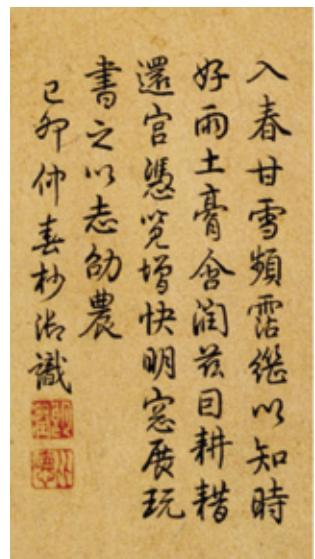


圖33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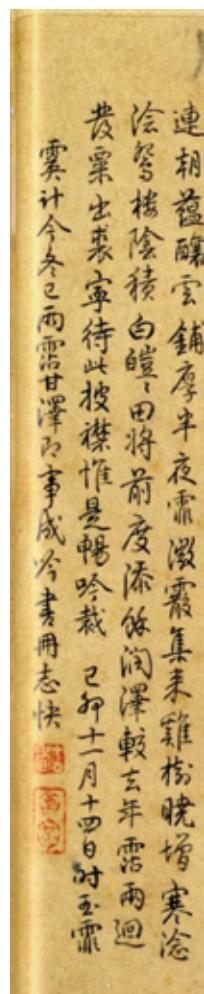


圖3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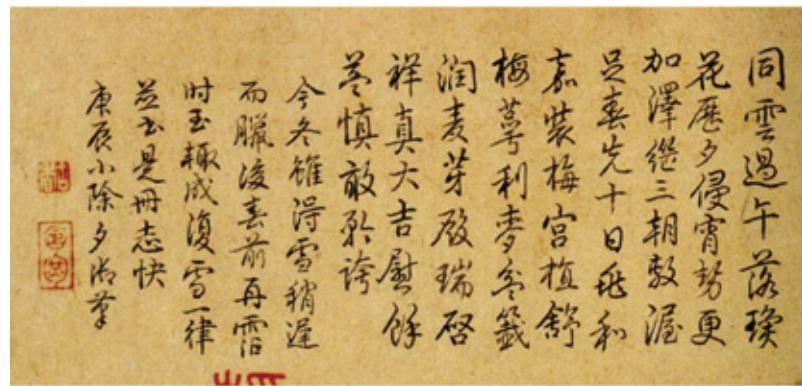


圖3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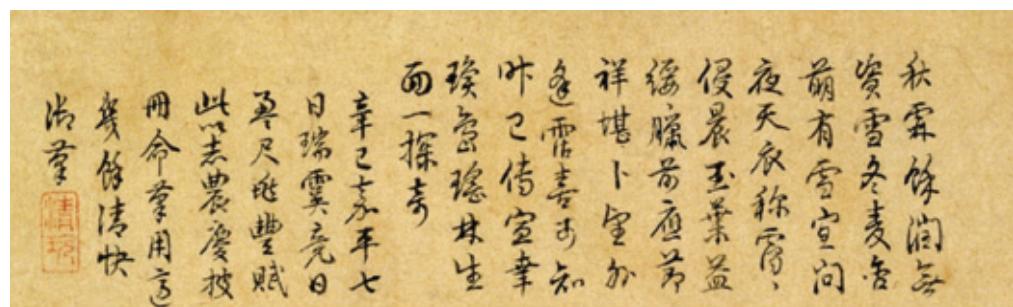


圖3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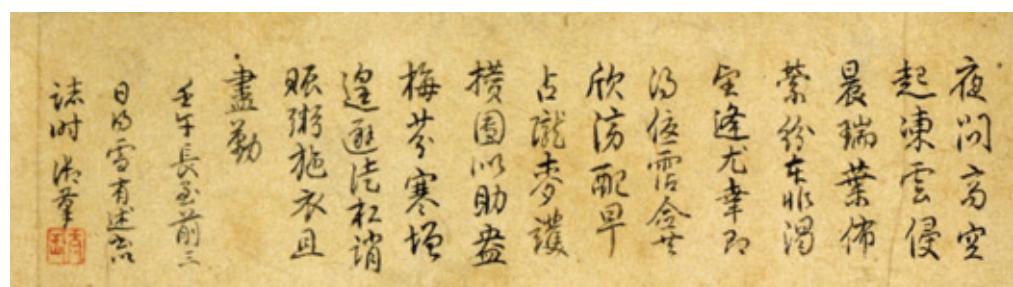


圖3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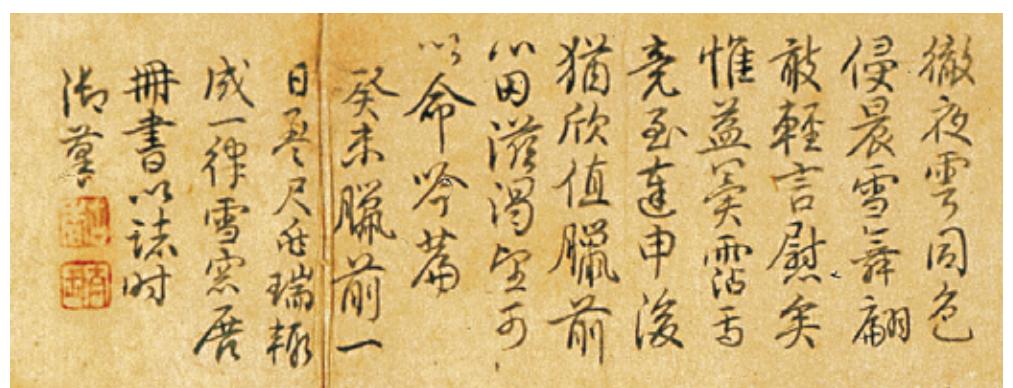


圖3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玄歲三冬無雪今年小喜及長正月再集祥霧殷懷既慰茲於春前七日甘雪復
 零表瑞也豐正符三白澑宿麥而靖遺蝗臘鼓聲中農歌志慶破足快也樂解
 展冊因題數語識之己卯臘月十一日沈掌

圖3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乃真蹟也尤為奇特翰
林學士承旨臣劉賡奉
聖旨謹跋

八弟書弟人見好之書不遺其家者三十
年中間亦復有時奉詔書之于所居
處每書之則得其意而無不快也

圖4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

夜向璇霄密
震雷凌晨大
作六花飛未
經渴望叨佳
澤早見優
霑報近畿一
色玉封金瓦
厚幾層珠綵
彌桃輝麥
田又應明年
喜益切持盈
勵慎術

圖4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年(17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自辰還至未
既密六時踰
即之瞻之矣
濟濟矣如
候眸空等
負三才積仍
緣始匱等第
農顧園林景
起予

圖42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宵雲勢散
濃稠達旦漸
雨雪淳弗言
先寒更先臘
誠欣惟渥上於
優羨溢瓦白
鋪重厚砌掩
韌青掃未休
緜屢後逢占
麥舞告臘
執稱山幕調
幸位三才積
緣始匱等第
農顧園林景
起予

圖43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入冬已兩月
歲雪忽通宵
雲垂侵曉漸
亟需施斧來
立表於是臘
毛符元旦正
宜時重櫛千
二皆被玉世
累三千遍被
簷拈筆欣吟
百寮

圖4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國立故宮博物院

連朝蘊釀密
雲垂侵曉漸
亟需施斧來
立表於是臘
毛符元旦正
宜時重櫛千
二皆被玉世
累三千遍被
簷拈筆欣吟
百寮

圖4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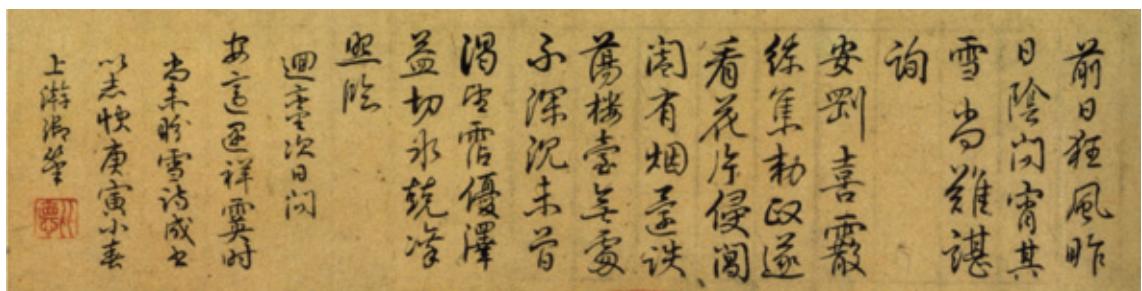


圖4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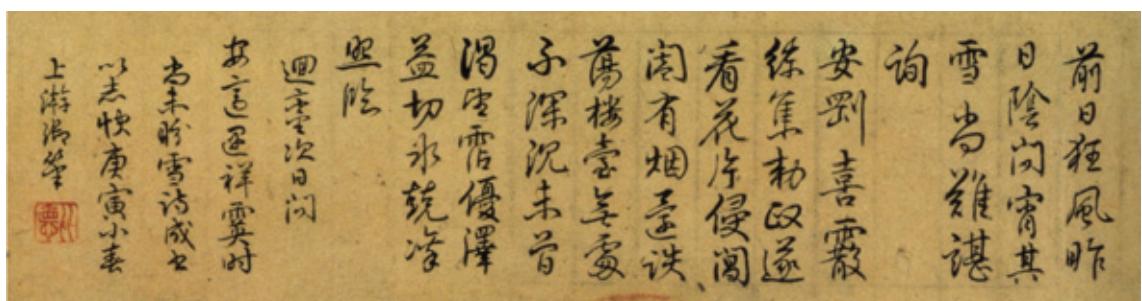


圖4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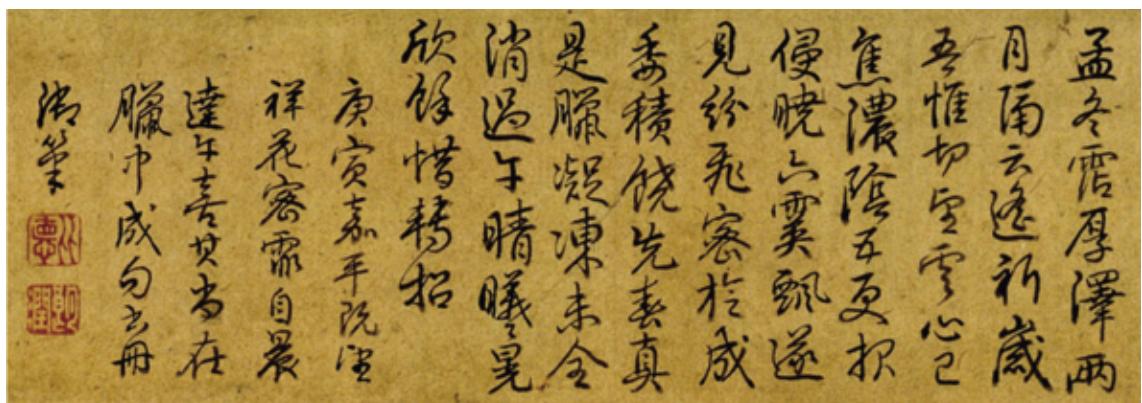


圖4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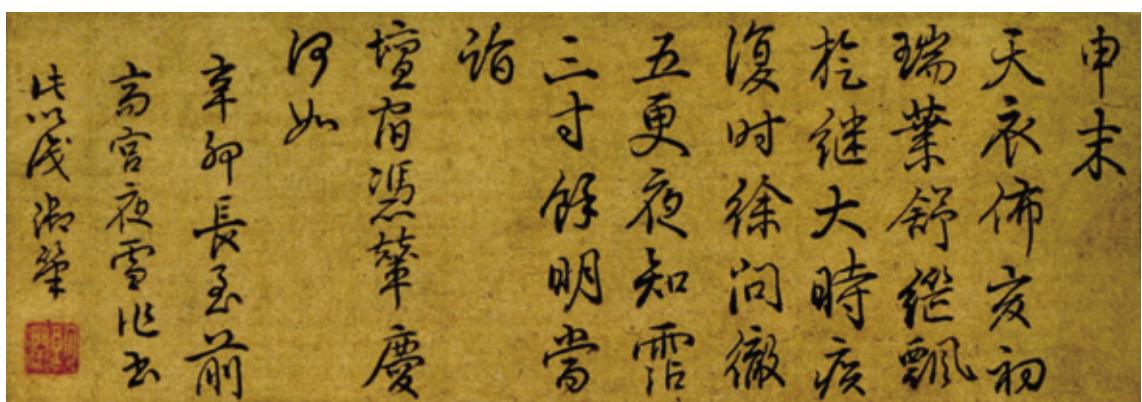


圖4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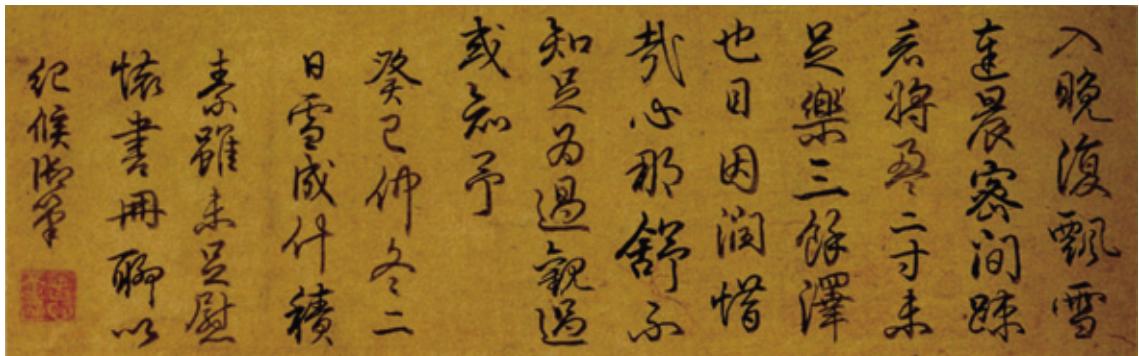


圖5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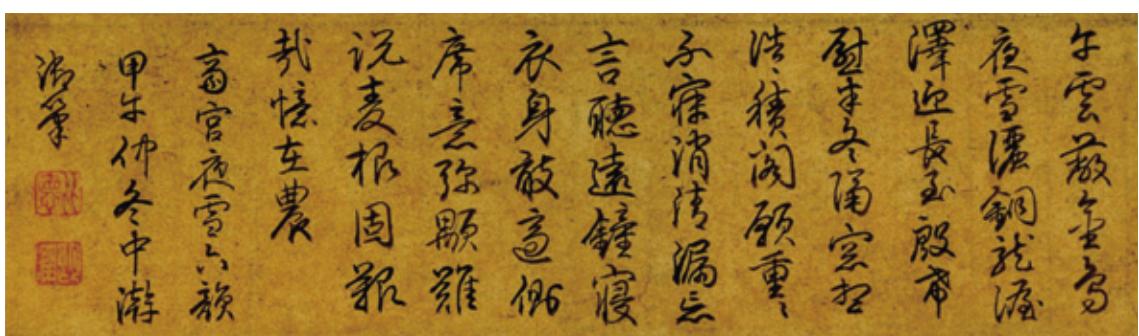


圖5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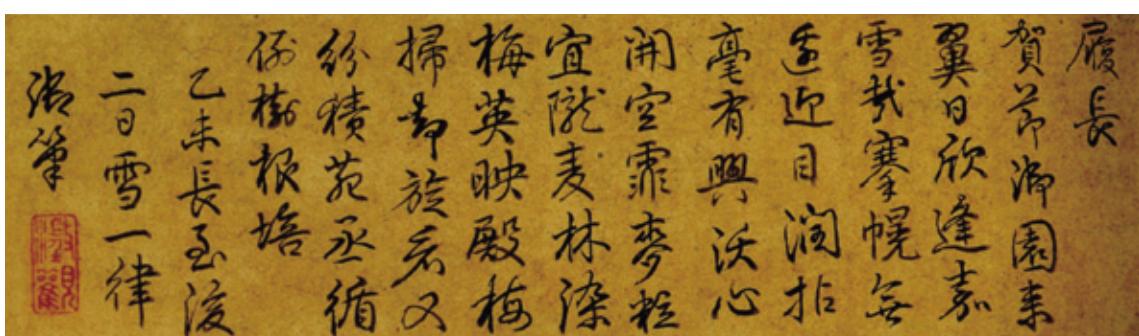


圖52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年（17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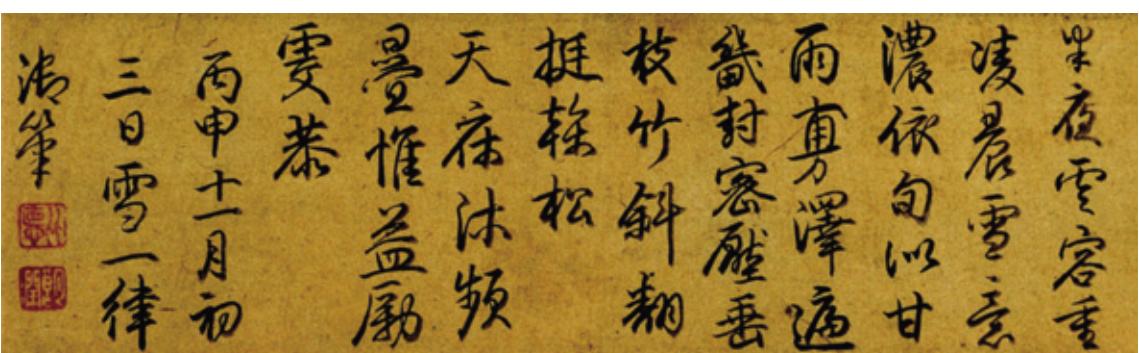


圖53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復雪句

天晚自宵连

曙連續紛迷

暖宇霑霑濕

非烟誠幸逢

膏續仍欣乞

臘前年

人相慰藉猶

立一酸楚

丁酉冬至月廿

皆後雪一律

湯華

印

圖5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入冬微雪雨三

逢此春頻欣雪

勢濃稷粒簇束

未已化牆陰繞

以指候封弱時

惟顧滋郊麦助

景那因幕禁松

傍晚寒空旋開

雪依然失望祇

年悰

戊戌至冬月

下游微雪一律

湯華

印

圖5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丙夜問早雪

生雪枳五月

質乃方集

霰侵曉遂

飄雲蕪地

未成寸作風

忽而晴柳

園裡青臘

而擇越伴

已亥臘八日

深雪一律

湯華

印

圖5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四年（177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夕頃秀剛

霰集三更闌

持談冥消質

於侵曉纏綿

佈歷牛遼申

漫陽霏霏遇

三冬淫霏剝

欣豪元旦福

山羌方珪圓

鑿隨羽相鑒

澤橫排勢霍

揮四字適場

曹植頤平官

都監謝莊衣

慶國首祚叨

天脫翼更

鴻種遍帝畿

雀筭果於而

六出既池錄

惟何以克當

此屬省欵武

慎而依

庚子元旦

圖5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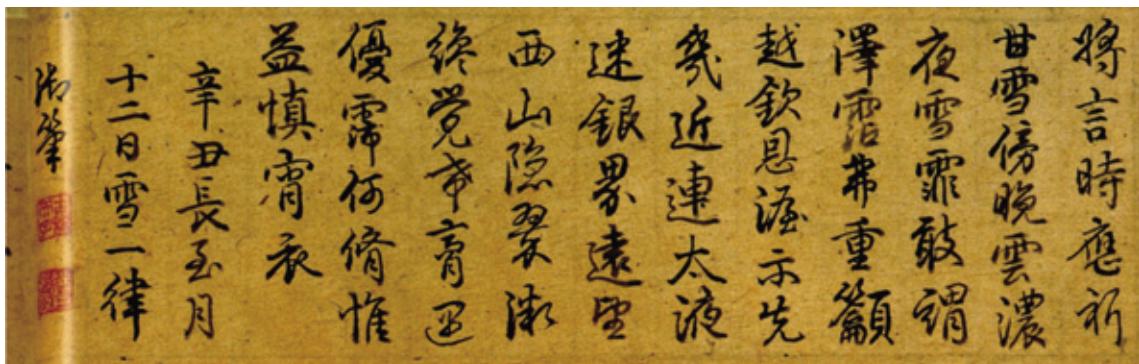


圖5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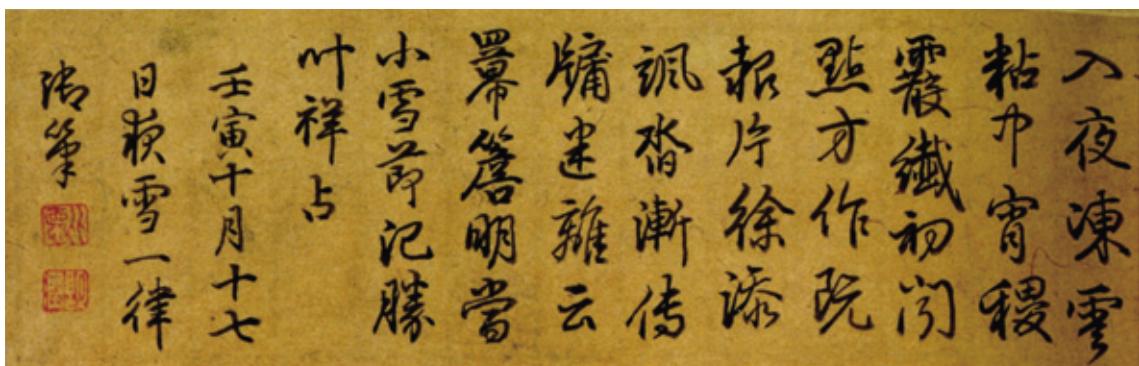


圖6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庚子十一月初四喜雪再記
陽肇

圖58 清高宗題
《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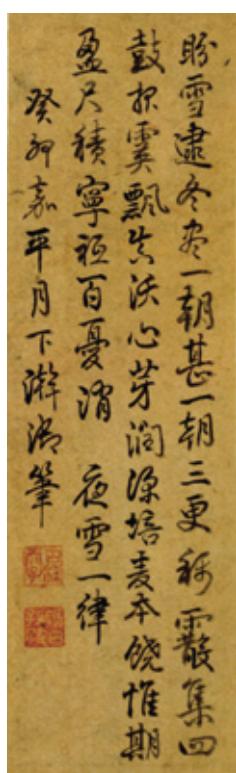


圖6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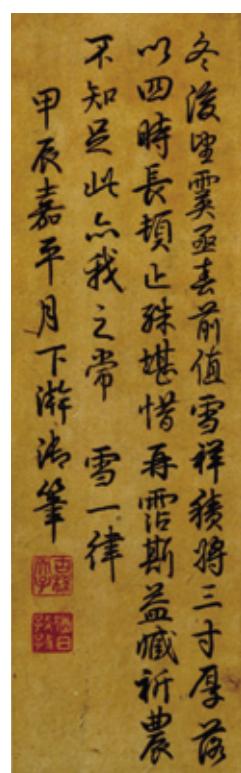


圖62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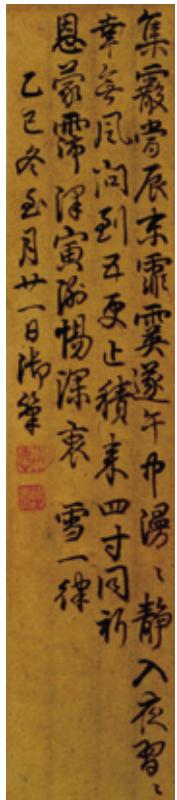


圖63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年（17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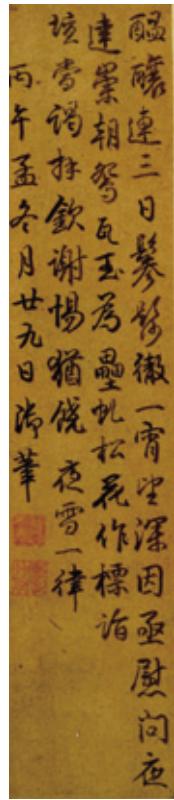


圖64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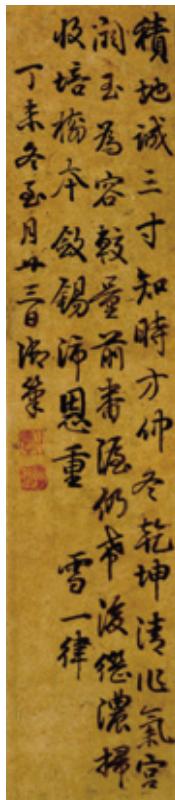


圖6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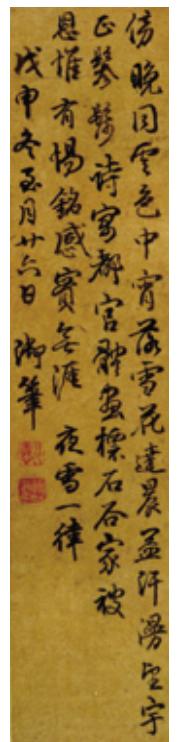


圖6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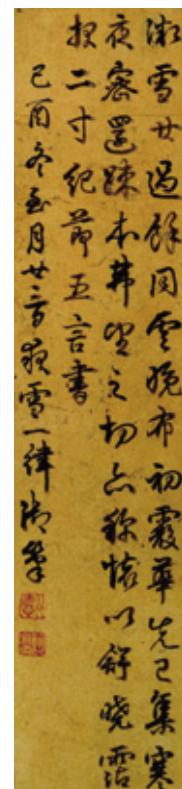


圖67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四年（17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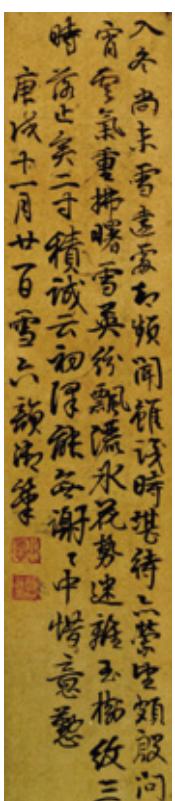


圖68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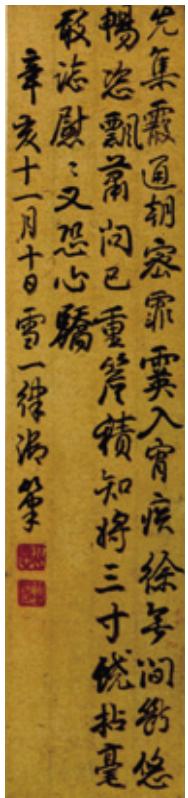


圖69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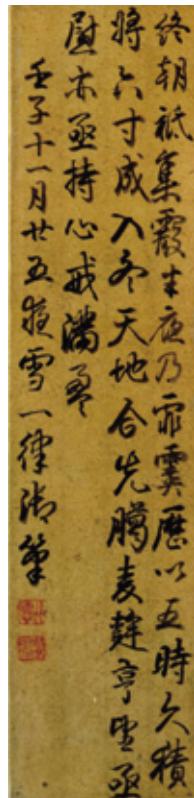


圖70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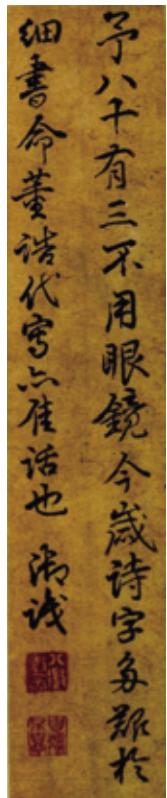


圖71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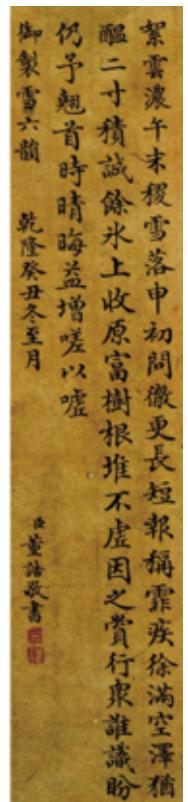


圖72 董誥代書清高宗詩題
《快雪時晴帖》乾隆五十八年
（179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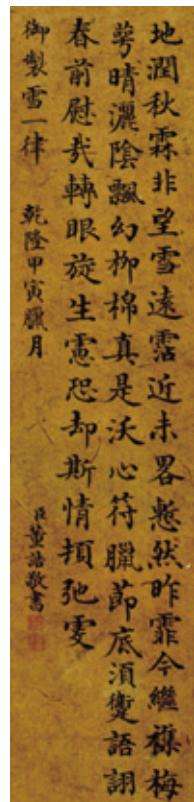


圖73 董誥代書清高宗詩題
《快雪時晴帖》乾隆五十九年
（179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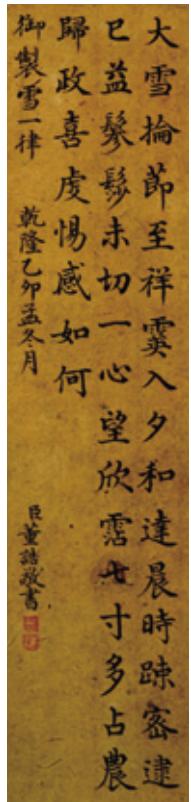


圖74 董誥代書清高宗詩題
《快雪時晴帖》乾隆六十年
（1795）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5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六十年（179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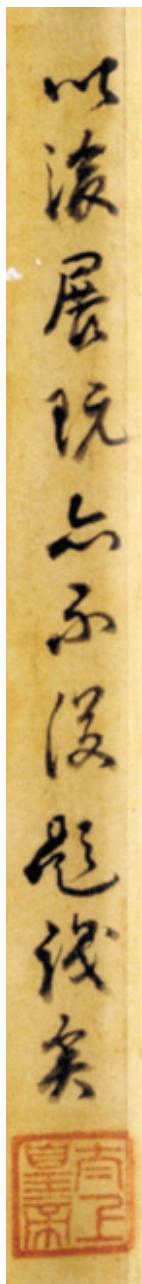


圖76 清高宗題《快雪時晴帖》
乾隆六十年（1795）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